

忠敬堂彙錄 下



自陳不職疏

奏爲懇乞天恩容臣盡平餘孽卽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近觀邸報該南京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李瑚一本爲督臣不忠要功致寇誤國殃民大肆欺玩乞賜處治以彰國法事內參臣三大罪乞爲罷斥處治等因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臣伏讀再四不勝驚惶戰懼切思風聞固言官之識其論臣三大罪若果如所言臣死尚存餘辜但其所責之意雖是而所指之事則非如內開溫台地方被寇舟山餘孽未除二事臣身爲總督一處不靖一賊未滅皆臣之罪臣不敢辨其開臣得受王直饋銀數萬奇珍異寶無算一節夫以王直猾虜豈肯捐金送死默無一言臣既受直萬金豈復擄置於法不爲請貸此理所必無臣不待辨但其稱臣未奉明旨私誘王直一節事干專擅法典匪輕故不得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以

忠敬堂彙錄

自陳疏

七十四

明心迹耳蓋自王直之在海上也外結倭奴內集姦黨王謀煽禍已非一日天下之人皆以爲東南禍本不可不除故前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抗疏力排撫議必欲大加計勦以彰國法荷蒙皇上明見萬里俯諭輔臣深以該科之言爲是其後南道御史金洵陶承學相繼建議直欲昭揭榜文懸立重賞以購求之該兵部議開有能多方設策斬獲王直者重賞封爵若王直果能悔禍徒身歸降總督酌量奏請等因覆奉欽依備咨在卷後於嘉靖三十四年該臣條陳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題行該部覆奏有欽依轉行浙江布政使司遵奉明旨選差崑崙波府學生員蔣洲陳可願前往日本咨諭原爲令其禁戢島夷擒送華逆彼時同行之人皆蔣洲等自募俱籍名於官並無臣之親識隨據陳可願帶送蔣洲揭帖開稱遵奉齋文移諭於本年十一月內飄至日本五島地方偶遇鄉

識毛海峰在彼語以移論事情彼即報稱王直在此與各島熟諳  
必須王直方可遍諭先令陳可願回還及報薩摩州賊船入寇之  
事該臣具題又該兵部奉欽依內開將前項毛海峰等所言事情  
詳加審察若果別無誦詐即齎文宣諭王直毛海峰等聽其悔禍  
歸降朝廷自有浩蕩之恩若或陽順陰逆支調推諉別出非計以  
緩我兵備亦要先發制人大加計剿等因則是處置王直一事乃  
節經兵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故臣不惜身  
家仰承廟算非敢擅爲也其後蔣洲聽信王直阻留小島未達日  
本奏委違誤不能無罪臣已會同巡按御史從重叅究及王直之  
來構結無名野島妄稱爲豐後國王先裝夷僧以求真而無印信  
表文後帶夷商以求市而聚二千餘眾由前則爲試我由後則爲  
濟惡實同是其明有陽順陰逆之謀非實心歸降者該臣題奉聖

忠敬堂彙錄

自陳疏

七十五

旨王直既稱投順卻又挾倭同來以市賈爲詞着胡宗憲相機設  
謀擒剿不許踈虞致墮賊計欽此臣時以爲王直猖虜善戰久雄  
海上昔年以孤舟住淮列表總兵俞大猷時爲叅將以五十福船  
攻圍數月尙爲逸去貽患至今以此觀之則此酋決難力取必須  
計擒若渠魁既得則餘黨皆鼠輩無大志不足慮故外督官兵四  
面圍守內用間諜多方計誘然後得獲當其未獲也人孰不以王  
直爲猛虎爲毒蛇若比之叩富然不可致今致之雖不足爲功而  
臣之用心亦良善矣茲御史李瑚論臣前因意者未知節經題奏  
來歷故耳至於倭寇報復之說皆生於好事之口如往年臣殺徐  
海而次年淮陽之寇人卽以爲報徐海之讐去歲復擒王直若下  
年有一賊生發則人又必以爲報王直之讐矣今若以後來之賊  
皆謂由臣擒王直而致之是將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而使

人人皆畏首畏尾不敢一揚眉吐氣以擔當國家之大事而凡倡亂巨逆皆將置之不問而後可也推其故以臣荷恩殊常遷轉太驟而海上有名巨逆皆爲臣擒滅各懷媚嫉之心故造爲此言祇欲種臣之禍以爲後日媒孽之階不陷臣於死地不止耳殊不知初任巡按之時徐海陳東麻葉之徒已盤據松江結集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矣固皆王直黨也是果何人所招何人開端乎其後皆不煩兵力爲臣用計擒斬比之竭兵匱財相去遠甚正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今乃以計誘爲非實心幹事則古名將之用智者皆非耶且又論臣舟山之役損兵數千匿不以聞夫舟山至客官兵數不滿萬者一戰而損數千是全軍覆沒矣監軍等官眾目所覩豈容臣一人隱蔽乎其溫台斬獲功級臣時督兵定海遠隔數百里不過據兵備守巡叅將等官呈報公文爲之轉

### 忠敬堂彙錄

自陳疏

七十一

奏固不敢增級亦不敢蔽功若果妄殺他人割取首級則見有巡按御史紀驗豈肯符同況我內地姦民其甘心賊持戈拒戰又有不得不殺者乎臣又查李瑚之奏首稱盜波府所報臣詢盜波府知府周希哲彼云本府於南道原非所屬何得有此申報旣而備究其故皆由本地一二士大夫請托不行故造謗摭誣假送揭帖陷臣至此夫臣本以庸愚實不勝任旣經論列卽當伏斧待誅引身求退但今舟山餘孽尙未盡滅而臣受恩深重正當捐生赴闕圖報萬一之時伏望皇上俯念孤臣遠跡激切愚衷姑寬斧鉞之誅候舟山賊平之日卽賜罷斥別選賢能以安重地仍勅下該部將臣前項所陳事情備查始末題覆卷案逐一檢對溫台功次仍行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尙有一字之虛甘當萬死之罪于冒天威臣無任戰慄墮越待罪之至伏候勅旨

奏爲言官故違明旨黨私求勝乘機屏陷懇乞天恩洞燭孤忠俯察至寬以全蟻命事臣於本年九月十九日接至邸報該直隸巡按御史王汝正論臣奸惡逆黨交結欺肆等事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臣伏讀終篇不勝駭愕殞絕切思自昔英明大有爲之君必用跌宕不羈之臣以舒天下膠結之患自昔狗國不二心之臣每因讒邪誅孽之故以喪精忠報主之軀故貞良斃於豺虎志士所以扼腕讓佞毒於蛇蝎賢才由之解體從來然也今御史王汝正誣臣等事若果忠言不謬臣雖萬死尙不足贖况敢辨乎但彼黨私求勝乘機陷害悖悖輪音誣忠爲逆乃欲終陷孤臣於必死祇爲內逆倭奴以報讐若不辨誣鉗口待斃誠恐上負聖心生員不忠之名死爲羞辱之鬼臣實死不瞑目所以含羞忍耻勉留殘

忠敬堂彙錄

辨誣疏

七十七

喘甘冒斧鑕而慙血哀鳴君父之前者亦以其情之迫於中而言之不能自己也惟皇上洞察之臣章句末流駕駘下乘重荷皇上洪恩遂叨錄用自嘉靖三十三年臣任御史奉命巡按浙江正值內逆勾結倭夷縱橫吳越間突犯留都梗阻糧運人被誅夷之慘家罹燹毀之殃蒙皇上軫念東南根本重地特出宸衷斷以必討專設督撫大臣以掌戎務復勅臣以巡按御史隨營監軍紀功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當時督撫諸臣集天下材官騎士不能一挫其方振之勢徵數省錢糧金帛無有暫收間餉之功臣因有監軍之責目擊時艱不忍坐視乃奮身督戰遂有王江涇之捷荷蒙皇上謂臣協心王事特陞浙江巡撫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比臣親督兵將於蕭山青風嶺等處勦賊一月三捷復蒙陞臣兵部左侍郎總督浙直福建等處軍務既而勦滅賊首徐海陳東麻葉辛五郎

等論功陞臣右都御史及計擒巨逆王直該兵部等衙門會議題覆奉聖旨胡宗憲矢心爲國殫竭忠謀勞績殊常宜加顯擢着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照舊總督還蔭一子與做錦衣衛副千戶欽此續蒙聖諭謂臣實心任事轉大司馬兼院右正復以浙東寇平奉旨加臣少保是皆簡在聖心親自拔擢臣非有攀援汲引之私比時輔臣亦以皇上眷注孤臣不敢加害非有薦拔庇護之厚此惟皇上深知之惟孤臣自信之雖公卿鮮有盡知之者故孤臣受一日之恩則讒人生一日之疑叨一命之擢則讒人增一分之忌荷蒙皇上明炳獨能察臣孤忠承此鴻恩憂難報稱故每焚香願天力誓許國靖夷竭誠展布不避嫌疑不懼斧鉞不惜謗議不愛身家選擇練兵用間用餌悉心畢力滅賊安民西援江黃南征閩廣保全東南疏通運道以報聖恩旣而巨逆如徐海

忠敬堂彙錄

辨誣疏

七十八

世蕃羅龍文乃皇上所深惡者也不謂其黨即無以激發皇上之怒又以冒明旨擬旺氣通賊冒功侵匿等情皆重辟也不繼以此不能陷臣於大罪於是不顧事之有無不論心之安否捏橫天之大惡飾蓋地之浮辭變白爲黑誣忠爲逆務欲置臣於死據誣臣與王直同鄉相識通賊冒功夫王直主謀勾引煽亂海上二十餘年莫敢擒勦故先年給事中于國禎御史陶承學相繼建言以爲東南禍本不可不除本兵議覆萬金封爵懸賞購求題奉欽依備遵在部故臣祇承睿筭不惜身家多方間誘仰仗玄威始得擒獲及李瑚陸鳳儀等論列皆蒙皇上洞燭其故特出綸音且論擒逆之功皆經五府六部科道多官會議而問擬逆賊之罪又經三法司叅詳題覆若係通賊冒功彼時舉朝何無一言況直勾引入寇在臣未巡浙江二十年之前且欽依購求之賊已爲臣所誘擒置

忠敬堂彙錄

辨誣疏

七十九

之於法言官尙且加罪不已設若當時不能擒獲臣又不知其何以加禍也此古昔任事忠臣每含冤負屈費志殞身不能出嫉妬讒邪之手以爲國家立尺寸之功成恢復之効者良以此耳且昔年李瑚陸鳳儀則誣臣受王直萬金重賄今日王汝正又誣臣以十萬金賄王直同此妖賊一論受賄賄一論賄賊人何敢於欺罔而不顧其情詞之牴牾耶且浙江軍餉錢糧減留有額設之兵題派有額定之餉徵解收發則由於縣府藩司支領給散則由於總副叅遊稽查掛號則由於巡按御史臣不過查照申文批答准收准給數字而已其軍門支用止是賞功供應職罰紙贖等銀每年止有數千兩以爲犒勞懸賞募兵供應等項費用專委司府首領官二員司其出納每年額餉水旱災傷尙多拖欠臣苦心籌畫加意撫循猶或間有脫巾之呼使臣有一毫徇私營家之念則必至

如往大同留都之變矣臣時雖總三省軍務而真隸與福建軍餉  
正供二省軍門之用並無解送軍門協濟者若二省有警則又請  
兵應援而糧餉獨取辦於浙江如昔年援江北援崇明三沙援廣  
西援閩廣所轄之地既廣援兵之發甚多所以七八年來獨累浙  
兵浙餉而卒致浙人之怨尤者有以也先年一應錢糧俱經查盤  
科道羅嘉賓龐尚鵬查刷明白內開三萬二千餘兩支銷未明題  
行巡按御史覆查亦未嘗言臣侵尅也後該御史崔棟覆查無弊  
題奉聖旨這錢糧旣查明白胡宗憲着照舊盡心督撫地方欽此  
今王汝正乃誣查盤科道論臣侵盜軍需錢糧數十萬不知彼何  
所查考而欺誣至此耶羅龍文雖係同府若會結親豈無媒灼聘  
禮可據及皇上震怒誅龍文籍沒財產闔郡震惕下至市井小人  
尙知遠害臣身爲大臣顧昏昧至此乃敢觸禁蹈禍且臣居輿羅

忠敬堂彙錄

辨誣疏

八十

氏住地相去百有餘里溪山阻隔必由郡城道途豈頃刻可到財  
物非一手能移白晝通衢千目所視何獨以理刑廳積快章科一  
人爲辭粧誣畢露嫁禍顯然即彼所誣僞造制旨要見係何年月  
係何筆迹若以曖昧手書而遂加以交結黨逆之罪卽此而推誠  
恐舉朝士大夫鮮有得免者矣臣又惟古人章疏必手書宋時猶  
然直至<sup>明</sup>元始停耳臣前後百餘疏皆臣手書不假幕史爲之此  
惟皇上知之亦惟皇上憐之况孤臣原非嚴黨已蒙皇上明旨洞鑒  
臣不敢辨但臣家世棲績溪之登源承臣父祖敝廬聊蔽風雨七  
世同居二百餘年安分守法僅延喘息門單祚薄有何旺氣可擬  
縱使喪心病狂必不蒙此非念况臣愛國深恩被論放歸闔門被  
罪安敢越禮非爲通計績溪縣田稅共十三萬七千餘畝臣戶內  
止有田八百餘畝册籍可查焉得強佔七萬餘畝之事臣先年用



價買孫指揮空園及孫紀房屋皆係面交實銀經今五載尙未管業焉有白佔孫錫之宅之理臣子松奇先年因臣計擒巨逆王直諭功兵部等衙門會議覆題奉欽依蔭錦衣衛副千戶註衣所五年在京供職不敢告歸者亦以臣父子叨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無能報稱不忍圖一己之私以遠違君父耳何嘗有通賄冒蔭在京實緣起用差牌騷擾驛遞之事也夫聖諭謂臣用計誘獲妖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而汝正則誣臣通賊冒功濫叨武蔭聖諭謂臣原非嵩黨自御史皆朕陞用而汝正則誣臣奸惡逆黨交結欺肆是原其本心不過借公事以報私讐據其所爲實則悖王章而逆君命今臣若不披瀝哀鳴於君父之前或一旦殞命於殘鋒佞劍之口不獨臣爲辜負聖恩永作含冤之鬼誠恐他日當事之臣以臣爲戒將來無復効忠之人伏乞皇上大開慈造

### 忠敬堂彙錄

辨誣疏

全一

俯察冤誣將臣所辦事情特查節奉明旨勅下廷臣從公會議仍提王汝正何東序與臣面賜廷鞫如臣言僞卽斬臣於都市如彼言僞乞斬彼以抑奸黨庶幾公道昭明國法整飾他日萬一夷虜有事則効忠竭謀者當不惜身家銳然以報國爲事矣臣情切辭迫干冒天威無任惶悚隕越待命之至等因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奉聖旨這所奏法司從公看問羅龍文名下未完賊銀着撫按官弁林潤作速查完追解又內閣傳奉聖諭胡宗憲先拿來宥去此不免有尋異者

忠敬堂彙錄昭忠部小目

明積溪胡煜原本

族孫渭仁率子宏松等校刊

昭忠錄

昔岳少保之遭讒也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宗正卿士儻皆抗章訟寃而布衣劉允升大學生程宏圖先後上書至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詞訟之哭聲雷震此百氏昭忠錄所由作也然龍川胡氏亦有三朝昭忠錄詳載嘉靖隆慶萬曆三朝昭雪之疏而茅坤訟寃書亦附焉何後先之一揆哉特以遭辛酉之難其書不存而彙錄中尙有劉伯燮王敬所朱鳳翔三疏及鹿門書其劉世延及楊東明兩疏則又逸矣今仍存其目以俟來者錄昭忠邑人胡嗣運識

分目

忠敬堂彙錄

昭忠錄

卷十一

漕運總督訟寃疏

王敬所

兵科右給事中訟寃疏

劉伯燮

奏請追錄胡宗憲後疏

楊東明

奏請錄胡宗憲功宣付史館疏

劉世延

江西道監察御史請謚蔭疏

朱鳳翔

兵部議覆疏

上袁元峰相公書

茅坤

上趙孔昭中丞書

茅坤

附錄復張石卿中丞書

胡林翼

嗣運按此書本非爲公而作然愈見三代直道之公蓋世之以公爲附趙文華者多矣錄之可以關隨聲附和者之口謹附于茅書後以類相從不以人爲先後也

平倭記

重份

重修縣學記

據明萬曆志補入

袁燁

附錄報功祠記一

新安

未刻

胡嗣運

附錄報功祠記二

杭州

胡嗣運

忠敬堂彙錄

昭忠錄

八十三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奏爲感今思昔重惜時機懇乞聖明伸辨已往示勅將來明國法以修實効事臣聞明主不外制而墮成功傑臣不中阻而孤奇遇委之以柄令得從容展布而無所疑畏者振世之大機也據之以忠務俾周悉萬全而不爲虛飾者報主之弘圖也臣仰荷聖恩叨右兵垣謬司言貴感今時南北之人寔思自昔臣僚之展采機會何殊旌勸宜亟追惟先帝臨御之中年粵有督臣之許國如三邊總督曾銑志期立功謀倡復套計議未行旋遭棄市痛哉何忠猷之不獲用也夫河套係中國膏腴之地國家之所當亟爲收復者寔惟今受患旣深始知之昔自廟堂以及海隅未有不知者知之而爲讒殺之此豪傑之所以解體也繼後如浙直總督胡宗憲慨豁不羣危疑交困海波旣盪辱身不免惜哉何賢豪之不自保也

忠敬堂彙錄

劉疏

八十四

夫浙直係倭患憑陵之地自猖獗以來所在束手望風先靡致使宵旰側席金陵震驚上下之所視爲深憂者寔獨當事之臣懼之槩自廟堂以及海隅莫敢當茲任者當之而竟辱死之此君子之所爲痛惜也臣嘗反復繹思先帝英武神斷雖未嘗苛制臣下以不得畢志成事而明察之所逮諸臣作事之心未堅畏禍之心旋至是以奸臣翻得弄權竊柄於其間賄賂公行禍福立至諸臣欲不爲固保之計卽不免爲蓋粉之歸至於銑與宗憲二臣亦自有辨銑未成功而實無罪宗憲功罪當相準者也恭惟聖明在上恭敬寬仁臣下得以竭力從事而畧不爲制一時督撫諸臣處銑宗憲之世而無銑宗憲之難感激遭逢臣不知其當何如以報如或掩覆以爲計而不實苟且以爲謀而不忠上有國法下有公議固不得以藉口銑之寃宗憲之危而爲解脫地矣伏乞勅下吏兵二

部查照臣言如果不謬在會銑已經贈官廕子足慰忠魂在宗憲  
功過尤當分割以爲邊臣之勸如功不可泯或復官以示予卽行  
吏館將二臣生平大致明付編摩仍通行各邊督撫諸臣在昔銑  
與宗憲欲力爲之而困於時扼於遇居今有其時獲其遇而必勿  
爲踈濫以自誤軍國大計張懿憲以待諸臣之趨厥敘機以示人  
心之奮此今日廟堂事也臣一念杞人過計無任惓惓懇切之至  
等因隆慶六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

忠敬堂彙錄

劉疏

八十五

乞追錄戰功賜卹典以勵臣節事竊謂將帥者兵之本也賞罰者兵之權也頃者東倭入寇南自閩浙北及淮陽縮海而州郡者三千餘里覆軍殺將無日無之先皇帝不勝震怒遍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也東南之寇不與西北同□虜利則深入不利則引去諸邊猶可以斥堠而守者倭夷則闖風而舟一夕千里況越海而戰彼皆擇摧鋒之少以爲死鬪人人無不一當百而以官軍營之譬之驅羣羊而格猛獸耳故督撫如張經李天寵並以誅夷老將如何卿沈希儀並以罪廢其他若楊宜周琬盧鏜湯克寬而下以及諸叅遊偏裨之屬或役格鬪或削士伍者不可勝數豈皆其罪哉兵起於倉卒而形勢不格故也先皇帝獨拔巡按御史胡宗憲於稠人之中而賜

忠敬堂彙錄

王疏

八十一

之以璽書授之以提督臣聞其受命之日戎衣督戰昌矢石犯燧燧諸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涇再敗之於龔山三敗之於沈家庄及他前後所效首虜殆三萬餘級至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島之梟雄宿猾廟堂之上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購之者而宗憲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奏凱之日告功郊廟先皇始解東顧之憂今宗憲之被罪檻徵已一紀於茲而閩海之間歲所當艦而閩闌城而陷者不知其幾而浙獨到今無憂並宗憲芟夷籌勝之遺也由臣觀之國家靖亂以外二百年間所當諸將帥按節臨鎮妄亂定難之功臣雖張忠烈之拓交趾王忠毅之平麓川王威盜之襲套虜王文成之翦滌濠殆未能過之者何則張忠烈所定郡縣一百三十有四俄而隨沒矣王忠毅之破麓

川俘斬雖多特辭徵戀巢之夷而已王威宥之襲套虜特帳下老幼之俘而已王文成之剪滙濠又皆江上烏合之盜而已宗憲起瘡痍之後適兵食之疲餽航海之雄蕩死鬪之黨以十餘年挫衄之旅而建一朝平定之功較之諸臣形格勢禁其疆弱難易又半且倍之者彼皆生有封爵死有祭葬贈謚矣獨宗憲坐忤輔臣論逮既釋復搆他事徵之卒幽囚而死甚且削其襲蔭破其室廬侮辱其妻帑聞其所輦屍棺尚在淺土而一二辱弱之孤不免丐食於外流離道路間關萬死此江南數十州郡之眾所爲歔歔涕洟而潸然欽泣不已者伏乞皇上遠鑒自起陳湯岳飛之所以死非其罪近覽張輔王驥王鉞王守仁之所以賞當其功特憫胡宗憲百戰之勞不可泯而生所酬爵賞沒所當祭葬贈謚不可不及今勅下吏兵二部詳覆紀功文冊所當蔭襲祭葬贈謚一切卹典有

忠敬堂彙錄

王疏

八十七

無相應一體准給如此則不獨宗憲生而竭忠歿且齋志而一時邊徼將帥諸臣當必聞風踴躍而賈勇敢戰之氣行且百倍矣古所謂戰勝於朝廷是也傳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念國家北困於口虜南困於海夷者如彼其亟而皇上之切武備者如此其勤遠近疆場之臣所堪聞寄赴國家之緩急甚少幸而有若人焉而卒爲權臣與讒口所沒者甚烈臣故不勝憤咽而不得不繼劉向杜欽之訟以奮公議於外庭耳臣子冒天威無任戰兢隕慄之至

奏爲忠功遺棄庸鄙冒寵懇乞聖明酬勲斥倖以隆盛典以快公論事臣竊惟天下不忠無英雄豪傑而忠無以鼓舞之人君不忠無爵祿名譽而忠無以善用之正統時也先入寇英廟北狩此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大傅于謙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冊使國家之金帛永永無缺其功不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留於浙江定鄧茂七於福建定黃蕭養於廣東皆其細故勿論時當紫荊失守徐瑄劄議南遷二三大臣亦且依違其間矣向微于謙力爲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見宋南渡以後日損月削雖以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畧卒不能復中原咫尺之故物者何也其根本之地搖也是于謙之正色立朝賢於張韓劉岳遠甚故於今睹鍾虞之如故廟貌之常新陵寢之莫如泰山臣民之安

忠敬堂彙錄

朱疏

八十一

如覆孟而于謙之功不可泯也嘉靖時奸民外比島夷內訌東南蓋岌岌也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使數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尋常耶他如平袁三於江西平山寇於福建平張璉於廣西皆其餘事勿論時當王直桀驁諸酋各擁萬騎分道抄掠督撫總兵俱以憤事論決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不固勢且滔天其究莫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畧卒不能制元昊父子之稽顙者何也孤鬼之煽成也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下故於今黃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則宗憲之功不可誣也臣伏睹我朝以文臣封拜者開國佐命有誠意伯劉基中興定難有新建伯王守仁此二臣者勛存旂常盟在金券宣猷報功



真兩無負哉于謙受命於輦轂震驚之際定計於謀夫孔多之時忠則純至識則遠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方之誠意新建恐難伯仲至其囊無長物口不言功卽聖賢處此又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電之才吞吐滄溟之氣攬英雄廣間謀訓技擊習水戰諸凡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鏖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劫之難歷陣大戰以十百計捕獲俘斬以千萬計此其成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慢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傑俊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期滅虜而朝食此正良工茹茶心知其苦口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誑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二臣而評隲之于謙之武功在宗社宗憲之武功見東南于謙之品白璧無瑕於本朝爲人物第一千古可稱社稷臣宗憲之品瑕瑜不掩然視之猥瑣齷齪以金縢爲上策以一切苟且冀幸旦夕如視蔭而偷安日

忠敬堂彙錄

朱疏

八十九

暮途遠而逆施者相去徑庭臨事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定之也臣浙人也二臣一生於臣里一宦於臣鄉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爲親切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二臣之忠功爲當錄其後者乎然又非臣下之私議也憲宗純皇帝嘗念于謙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孝宗敬皇帝特贈大傅謚肅愍迨我皇上曾允撫臣改謚忠肅近又因大常寺之請下部議祠是于謙之精忠列祖知之皇上知之矣世宗肅皇帝嘗曰朕若罪胡宗憲後日誰肯與國家任事穆宗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迨我皇上又全與祭葬是胡宗憲之勤勞皇祖皇考知之皇上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一綫僅投外衛千戶墳墓蕪穢縉紳學士過其下者輒吁唏不能禁宗憲遭酷吏殘破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民談及於此每扼腕而不



兵部議覆疏

奏爲忠功遺衷庸鄙冒寵懇乞聖明酬勲斥倖以隆盛典以快公論事武選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江西道御史朱鳳翔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呈到部爲照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者乃朝廷礪一之大典而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者尤聖皇御世之至仁又或有功罪淆於當時公論定於歿後據是非之正論伸予奪之大權是又國法人心之不容已者也所據先朝兵部尚書大傅于謙孤忠天挺正己立朝當英廟北狩之日值遷都鼎沸之秋乃能一力主持拒虜定都俾國勢將傾而復安金甌永固而無瑕且一廉自矢視死如歸人品功業真足卓越今古昭揭日月卽爵以通侯延以世視始足快人心以示激勸乃蔭僅外衛委屬未稱如總督浙直兵部尚書少保胡宗憲磊落之度

忠敬堂彙錄

兵部疏

六十一

揮霍之才當海寇大犯東南浙直閩粵罹禍極慘幾於不保而本官建制列省憤然誓滅島夷徵兵選將用間出奇蒿目腐心備極艱苦卒致渠魁授首鯨鯢盡戮計擒王直已曾懸萬金之賞封拜之典其善後保疆尤多石畫於凡沿海水陸要衝莫不列寨繕兵網繆不遺垂今幾四十載東南財賦之地轉輸不乏海島狎悍之夷遁跡無聞江浙閩廣之士民子弟談往事而頌功德者莫不歔歔泣下而爲建祠尸祀伏臘祭享至今尤未替也所不滿士論者用財大靡持身少疎要皆小節難掩大功卒望更議誠爲扼腕頤因倭犯朝鮮患在震憐幾如嘉靖之年先該科臣楊東剛題議東事追念宗憲保障之功并錄其後比因倭事尙殷未遑議復今臺臣議加謚蔭公論僉符相應并覆及查選溝丁謙裔孫嵩以世職累官見任南京都督僉書胡宗憲子松奇已曾蔭錦衣衛副千戶

未經承襲所有封拜之典固不敢以擅擬而二臣之舊典贈謚似當從優別議其凌雲翼史際舊世識委有可議然已經聖明敕錄微勞亦難遽泯應候立超繼書身終之日議襲庶足昭示功賞懇勸將來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于謙原蔭改註杭州前衛副千戶後于允忠功陞一級又于岳陣亡功陞二級見襲指揮同知上加陞一級與做指揮使改註錦衣衛子孫世襲胡宗憲子原蔭錦衣衛副千戶加陞三級與做指揮同知世襲俱查取應繼兒男的名替襲仍移咨禮部將胡宗憲查照功次追贈謚號以表忠勲其凌立超備咨都察院轉行蘇松巡按嚴加禁戢於原籍閑住不許騫越來京生事史繼書卽行該城驅逐回籍不許潛住在京各該廳職俱候身終議襲奉聖旨是于謙有安社稷之功原蔭指同知着陞指揮使改註錦衣衛胡宗憲原蔭錦衣衛副千

忠敬堂彙錄

兵部疏

九十二

戶着陞指揮僉事各世襲胡宗憲還與他謚

竊威故督府所遭不能不仰天而歎歎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  
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羈軍殺將  
無歲無之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  
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  
而戰人皆死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鬪之  
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  
之子女若機上肉一切純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  
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卽荷聖天子簡任被之  
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  
龜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劾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  
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朝廷故所題覆不斬通侯之爵萬金之

忠敬堂彙錄

書

九十三

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外不顧流口遠遣謀於波濤  
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呼  
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韝冰草履而走矢石四集  
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  
擁眾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淞江西瞰提浦不下數  
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西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  
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爲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  
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冢之禍  
不如死綏一戰以冀萬一公獨張目據席剖冠而奮呼曰賊不可  
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害又  
左顧一佩刀而曰萬一天不吾佑惟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  
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四集寇卒投首胡公善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  
賊歿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苟  
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  
殺得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  
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  
爲聲色之巽冠裳之藝衆所不得而庇之者至於長材大畧雄心  
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  
之行則世或不與謀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三  
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今  
聖天子爲之燭照於上賢公卿爲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  
於葦苙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  
道險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

忠敬堂彙錄

書

六四

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  
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  
司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支而劉向猶誦  
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以自附榜本阿所私  
也特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  
北望不勝哽咽

聞某帥左右無一正人無一謀士其誰嗶喩啗啗盡是貴遊中習氣此誠不可與爭權觀於烏都護江岷樵之言不用而談過於鍾泉即知其無能爲矣不如姑示韜晦待其自敗以敗事計之當在此時矣竊見閱歷之深無如仲紳某帥一日不離粵西仲紳即一日不與粵西之事例以古人忠義之至固有未協然委曲求全保身即以保國如操縱得宜指揮若定能如胡梅林之籠罩趙文華亦行軍之長算也至堅壁清野非用土用民不能濟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憤事之人然兵將之滑者十九士民之樸者十六近年官途頗雜牧令既少真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激以忠義楚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見決壅蔽視

忠敬堂彙錄

復書

九十五

民如官視官如民無眾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事事欺一時不能欺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况賞罰自在董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昔盧忠烈公督兵大名鄖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傅重庵以碣瑯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間雕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日已殫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毅治粵而陶魯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因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

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  
領之之人如何耳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  
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與專言守禦者  
實以互用而相與有成也至間諜爲行軍之要而其事最難由於  
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來諭言  
我師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是保甲不實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  
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間諜之故物色此人該何容易陳平惡草  
具付以多金而不疑野利棗龜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  
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獲積誠可通雖非一二月所猝辦  
然未有求而不得者矣

此書中言練兵之蓋末言用間之難雖於少保公無涉然文忠  
公素習戚繼光兵法而繼光練兵之議則少保公倡之其在浙

忠敬堂彙錄

復書

李六

也每事慕焉奉少保公令而行無不動中機宜卽譚綸爲台州  
守亦疊受少保公提拔二人復爲明代北門鎖鑰適登請浙江  
兵防守薊門至於以賊間賊用間之神奇孰有如少保公乎文  
忠引陳平何也殆以餌王且之事惟少保公能一行之耳



故績溪縣學諭放君鉞按堪輿家所兆章之舊矣當是時指地而畫曰如是則不數年間科第可輒盛而尤得巨人以顯聞於時然後當稍否又再畫曰如彼則他日之顯者橐然比迹矣然稍後吾固不能遲之已而竟如始所畫未幾科第輩出而梅林胡公復以戊戌進士愿官大司馬晋秩官保勲名聲施已爛然矣而邇年科第會間有乏絕者或遂以疑於公公亦不能不自疑也於是解其案中所累天子之賜者若干金且檄縣大夫林君應雷如曩放君所再畫者之兆而從事工既竣圖所爲葺學者次第遣使來請予記其事予按圖因林公以告邑之諸弟牛眠而馬嘶者世之堪輿家所指以福人禍人者也然而半驗半不驗諸君其以爲信然乎哉吾聞天之生賢才也不偶故於其禍亂之至也必先預出傑

忠敬堂彙錄

儒學記

卷十七

然侷儻非常之材者其間以厭之若令東南數十州郡之困於兵革蓋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之亂無異矣而明天子一旦拔公於僑人之中方倚之如長城而公亦奮不旋踵卒以周條侯郭汾陽之業戮力當世以報天子而東南之亂尋以定於今觀之明與以來蓋寥寥然不數睹記也豈區區邑之山川所鍾乎哉夫公非區區邑之山川所鍾而又豈可疑公之獨擅乎山川之靈而遂以介諸君之第不第乎哉公之少所抱經而游特在諸君襟帶間也山川瑰瑋奇崛之氣當必有蜿蜒盤薄乎其下或眺而左或盼而右者顧諸君所相與後公而紹迹者何如耳予豈敢按堪輿家所指而以之矯媚於諸君也雖然公既業已如堪輿所指而發迹乎公卿矣然卒不敢以自私而爲之解天子之賜金以改葺焉其意固遠矣山川之靈能無以復公乎哉諸君第自強堪輿家言同吾孔

孟而下詩書六藝之指所不道然諸君所疑公獨擅於山川者行  
且與諸君共之也已董茲役者葛文彬胡旦胡塘方鉉也昔嘉靖  
辛酉六月望日

忠敬堂彙錄

儒學記

九十八

初胡公爲侍御時有天下大志俶儻傑詔如也當是時識者皆奇公子奇之獨甚嘗曰是氣蓋當世取數名不旋踵矣公亦自喜偉予言及公以按浙行倭寇之發難也實始於浙眾錯愕無計獨賴胡公策大破寇以聞上嘉之自御史晉巡撫總督累晉右都御史又晉太子太保又晉大司馬皆上親命不以階次不使執事得與其間所以褒寵而專委任者靡所不至而公自爲總督諸所警定功日盛不可勝數其最奇者徐海其奇而尤難者王直方海擁眾由數道入逼乍浦圍桐鄉諸城前總督嘗合數省兵不能當寇偏師以敗胡公所提卒不滿數千皆瘡痍而海眾號數萬其勢旣倍乘勝復倍公乃使謀者緩頰說之一至而桐鄉解再至而陳粟縛三至而海擒不折一鋒不費一士而坐舉數萬師如取諸囊古

忠敬堂彙錄

記

九十九

嘗有說降者矣必其兵弱力蹙情見勢詘未有我弱彼強當其乘勝而得之笑談若此之易易者也故曰海最奇然海旣已深入譬之巨魚徙壑或猶得而制之若魚則如鯨鯢之居江湖也彼方約契諸國盤錯海島間假竊名號南面稱孤役使群寇喋血郡縣有日矣海之受擒以其初猶有所覬覦也海旣伏法明知其不赦矣海就擒於前而且泥面於後行若驅之來若繫之赴湯蹈火若甘心焉聞者駭見者疑人不知其由而且亦不自知其故此奇之又奇者也故曰直尤難予嘗迹公之所以擒二酋者其難有四夫虎怒號而百獸下遺獅吼而百獸毛脫其材未必親角也其齒牙未必親格也然而若是則聲威攝之物固有相制也公王江涇諸地所提戈處大戰大勝小戰小勝其聲威攝之者素矣二酋首盜効首而不敢叛公知其必非敵也此所以相制也一難公開心布襟

潤視廣度士無賢不肖收之幕中其誠信結於人久矣非豎孺說  
士徒掉三寸之舌以奪人固有爲之先者也二難夫兵無常形機  
無定用公陽施陰闔不爲小拘外若簡易而中則甚精事若縱舍  
而法則甚密瞬息變化間不容髮而每得要領若合符券是以施  
無不中動無不宜三難嘗博觀豪傑之士能不計身之榮辱者有  
矣未有能不計其身之利害者也能不計其身者有矣未有能不  
計其名者也夫招寇危事納叛誘媒以公之成功而不免於議其  
後向使不成盜獨公身之累哉公倘別白於形迹之際修飾於名  
義之間天下事去矣而公專於報國鏡於成事斷斷之忠足貫金  
石是以天若爲助神若爲通其奇有如此也豈非至難至難者哉  
蓋予昔徒以氣奇公猶未爲盡知公也予聞古者公卿大夫有功  
於其土則土人歌之途人誦之而國史采之其聲於朝廟謂之詩

忠敬堂彙錄

訖 百

謂之雅勒於方冊謂之書謂之史予既知事承乏爲國史長而闕  
然未有所紀述予竊惡焉是以敘公勲業歸之先是兩浙有警公  
平兩浙三吳有警公平三吳淮陽有警公策師應淮陽閩中有警  
又應閩中及江右有警又借公爲重兩粵有警又復借公自總督  
府所轄居天下大半公以一身當數省之衝運謀數千里內外輒  
有明効而所至聞公名亦皆寒心遂以奏凱凡諸所獻級不下二  
三萬計蓋勲業莫與爲比矣而予特敘其尤著者如此

浙故有三少保祠祠岳少保飛于少保謙及吾邑少保胡襄懋公也一日者邑侯王秀峰師以赴杭應分枝之役曾一拜公祠下還謂嗣運曰胡襄懋公東南保障之功固噴噴士大夫之口惟當時立祠杭州以媲美岳武穆于忠肅兩公必有深意存焉子其闡揚之庶幾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冀可與岳于二公爭烈乎予謂公之爲功於東南至今婦孺咸能言之惟其功之所及者廣所垂者遠實足與岳于二公爭烈則人已不能盡言之而況其成功之難更有甚於二公者武穆爲中興八將之一其時如張韓劉吳諸大帥類皆能獨制一面以分岳之憂公則孑然一身任東南之重而撫臣如阮鶚游震得諸人才皆驚下有不得不重煩公擘畫者忠肅遭土木之變起一時倉猝定策電掣颺舉息者不及制

忠敬堂彙錄

報功祠記

百一

公在浙經營且歷十年爲時旣深而所轄又廣除倭寇蔓延難制外其餘若張璉林朝曦爲江廣巨盜而福建在浙肘腋間山賊洪澤珍等不時竊發公雖東西策應指揮裕如而言官又不時從旁而掣其肘其事旣較岳于二公爲尤棘手而其所以造謗之故則岳于雖在所不免要不若公之受謗爲獨深何則王直爲東南禍本朝廷固嘗懸萬金伯爵之賞以購求之而久不獲者公誘餌百端始挾倭船求互市乞降監軍御史旣言不便朝臣且謂公釀東南大禍獨不見武穆之擒楊么也大旨在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大師繼之以故始招黃佐繼降楊欽而余端劉詵相率來歸與公謀王直必先舉陳東麻葉徐海之徒離而奪之大旨相同兵法所謂可勸者招之可乘者擒之是也於時參政席益已疑飛玩寇欲以聞幸以張浚言慚而止

況王直航海之雄非湘湖小寇可比乎當是時公乃以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力成一朝之功正易所云貞固足以幹事者公方稽王直之誅以携王直之黨也而監軍齟齬之疎先入詔誅直間餌不復行其餘黨寇縉海州縣士大夫又相與譁於朝而謗訕之言且纍纍然起由是觀之小醜如揚公旣被擒而羣疑且頓息大慙如王直甫就縛而眾論猶沸騰中外臣工求其欲如張浚之力爲飛解說也豈可得哉故曰視武穆爲難也先挾上皇圍京師經忠肅多方籌禦比敵退而御史羅通顧唯相繼建言拮據不已賴景帝力之謙得以盡其所設施公亦旣誘誅王直而岑港之賊死守不下御史李湖遂劾公他若王本固劉堯誨羅嘉賓龐尙鵬諸言官紛紛然以深文彈劾者屢矣幸世宗知人之明不亞景帝一切舉劾皆不行且因公疏辨而慰諭之以故在浙多歷年

忠敬堂彙錄

報功祠記

百一

所不遽中於采葛之讒而東南數十州郡之宿寇因得以從容鑿削措之裕如第其時言官置身事外議論紛囂其視忠肅時蓋均之異議譴起而諫則起於敵鋒盡挫之後公則起於敵黨猶盛之時故曰視忠肅爲尤難蓋嘗思之自古議論多而成功少當羣陰構隙之餘任事者苟或修飾於名與義之間別白於形與迹之際則未有不自挫其志而立喪其功者公孤忠天挺保全東南卽陰以維持西北蓋世宗朝北虜與南倭禍常相埒時方竭天下之全力以禦北虜一如武穆時之百計禦金然而南方寇雖棘其所輸於北者仍不少減則皆公之悉力拮据於其中而不避嫌怨之所致也不然也先入寇之日于謙深鑑于南宋之禍固守京師厥功亦云懋矣惟是建都於北而財賦全仰給東南自嘉靖中年朱執既制於閩大姓不得逞倭益猖獗蹂躪內地幾偏封疆大吏胥無

能搜其鋒其視東南諸州郡若外庫然自非公撫勦兼施則彼方  
窺伺陪京萬一動搖而財用之源亦因之而竭故論有明中葉功  
臣不可一日無肅又豈可一日無公也哉矧公方略之奇海內  
久馳稱之而後來任封疆者多據爲典要嘗有借之以盜邊境此  
亦可見事久論定其功烈雖不盡賞於當時而功效反或疊收於  
身後矣然繼之者非才猷素裕威信素明則又不免於趙奢讀父  
書宋襄守文法差之毫釐諺以千里鮮有不僨事者神宗時盜夏  
之變降夷唃拜父子首亂本兵彷彿平倭時御史金劄陶承學嘗議  
亦請懸伯爵萬金之賞以購求之移李如松父子帥師討賊弁請  
以司屬一員加京堂銜如先年征倭唐順之故事惟公之初征倭  
也起瘡痍之後適兵食之疲不得不用間餌以遲成兵之至而致  
逆黨之携當是之時公出之一若行所無事者然乃盜夏主兵者

### 忠敬堂彙錄

報功祠記

百三

素不免於麒麟植之謂見用師兩月無成功因謂拜承恩本皆高  
爵而反推劉東陽許朝爲魁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朝廷爲他  
日脫罪計若招劉許陰授意噶氏當無不應者於是遺葉得新往  
說一如公遺夏正童華蔣洲陳可願諸人之說王直者然蓋事  
皆以刻舟求劍爲之授劉許以參將等官而因密諭噶氏殺二人  
立功贖罪時督撫威信不遠公遠甚噶大怒暴其謀執得新折其  
脛立錮諸獄盜夏本陝西四鎮之一久攻不下塞虜又時時入寇  
連陷四十七堡全陝大震本兵擬重懸賞格再行疏請一本公謀  
王直先遣使宣諭日本以散其黨遺法於是松套諸虜始挾於餌  
各同巢而楊文又以浙江兵至噶氏亦因周國柱之紿定計殺劉  
許遂降越一日噶氏方謁梅御史國禎許以不死旣出而浙江參  
將楊文奉督府葉夢熊令執而誅之御史方以殺降抗章上爭廷

議以御史主守信總督王行法兩不相背要以遲此一日法便不可行竟亦服督府之斷也雖然法豈可以一例拘哉噫拜降而餘賊悉就滅故可以行法守正條土旻降而餘黨尙未平何得以殺降夫大信且五等之封萬金之賞天子旣遲遲然持封典不肯下而忌者潛窺意旨舉向者誘旻啟豐之讒忽易爲通旻胥功之說甚至言路譁張爲幻前後竟不能自持一謂旻行賄於公一謂公買旻以賄天子雖英明亦終不能不稍移於讒鋒倭劍之口此何故哉蓋莫須有之獄自古嘗有鍛鍊之者而於公又奚怪焉當是時公事旣未白而沒同志如茅副使坤以再爲公訟寃踰宋時三大理覆轍幾至破家有功如蔣陳二秀才竟戍海上生平受公卯翼煦沐者皆矜口而潛遁且諱之不敢出聲者垂十數年無何平秀吉窺見中朝功罪倒置乃招王旻餘黨爲寇東藩兵部尙書石

忠敬堂彙錄

報功祠記

百四

星計無所出又竊見公餌王旻有功仍請以金行間用嘉興無賴子沈維敬充是役且署遊擊將軍而維敬反爲倭向導於是朝廷傾數十萬之師糜數百萬之費崎嶇七載迄無成功夫然後帷幄謀臣始知公捍海之功爲不可及而加蔭賜謚言官跪上擬于謙比坳兩人功烈入告何也蓋自于謙之死也邊警日數至英宗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曰使于謙在不令虜至此然則臨亂而思禦侮之臣自于少保時已然匪獨公也然公之爲公於東南人皆知之而其緝旻之深謀後人且用之以平孟夏練兵之良法後人實規之以鎮薊門功雖起於東南效屢收於西北有不止轉輸不絕已先著功於世宗之世者則至今日人又多未之知嗣運故撰浙江兵本末嘗一言之而竊怪當時褒功詔所在立專祠而止於杭及我新安以此爲恨事惟瀕海居民感公遺澤至今在在皆春



秋報賽爲尸祝之又豈獨斯祠有奉祀生特獮湖山之勝方諸岳  
于兩少保實爲鼎峙而馨香勿替也哉余欲記公之功因不惜繁  
褥其詞而緯以岳于兩公事蹟庶幾相得益彰而公成功之所以  
難與夫致功之所以廣垂功之所以遠并當時賞不酬功之意俱  
有以見於言外云時咸豐己未十一月望日

忠敬堂彙錄

報功祠記

百五

忠敬堂彙錄顯親部小目

明績溪胡煜原本

族孫渭仁率子宏松等校刊

顯親錄

祭統論次懼鼎之銘而斷之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昔孝廉公燈嘗欲為公撰年譜以蚤世不及竟其事其弟煜錄為此門曰顯親亦岳氏經進鄂王行實之遺意也特詳略有不同耳錄顯親邑人胡嗣運識

分目

行狀一篇

耿楚侗

墓誌銘一篇

許國

忠敬堂彙錄

顯親錄

百六

別傳一篇 據碩園文集補入

陳宏謨

按原錄有唐凝菴撰傳一篇朱涵平撰平倭錄要全據以為藍本今已逸矣以陳明經所撰傳補之以還原目之舊蓋此傳乃作于雍正朝也胡嗣運又識

行狀

耿楚侗

胡少保有社稷功卒中讒口天子深知其忠詔諭廷臣謂宗憲原  
非黨自御史皆朕擢用及再逮繫獄特詔免勘按臣郡守故同  
讐者卒指他族事文致籍其家會余視學新安道宛陵聞先生視  
委道旁蓋掩面涕泗不能禁爲文致祭業謀徙柩還里余抵新安  
出伯子於獄則胡氏田廬已罄守在督學無能爲先生庇越二年  
公二子謁余里中號曰嗟乎先人半壁之勞幾從讒口晦蝕今故  
知惟公願乞一言紀其概倘及重光日月寵施先人於地下庶幾  
邀惠名公鉅人志且銘之予唯唯旣自惟出先生門下卽無能爲  
役其何敢辭公諱宗憲號梅林其先世家山東濮縣從東晉元帝  
南渡鎮歙州因家焉代有聞人傳三十四世生公大父諱崑生二  
子父尙仁母方氏娶歙之礮溪一夕夢白尙書至室遂誕公樂山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七

公心獨喜知爲貴徵也稍長善讀書好覽古傳記慕漢壽亭宋鄂  
侯爲人樂山公許謂公不早圖自樹而獵此其以爲功名之徑耶  
公受教始就正業年十七補邑庠生甲午舉鄉試登戊戌進士除  
益都縣令有聲以母憂去繼父憂制終補餘姚令卓異首天下拜  
冢史大夫明年出按宣大條安邊入議上納之入夏策虜必從古  
北入將爲畿輔憂疏請隄備秋果大舉入犯公業已繕戎具檄總  
制蘇君第堅壁伺虜退雲中伏兵截賊後如其策斬首虜四十級  
奪回被擄男婦千人事聞上大悅賜金幣署姓名於屏蓋王眷始  
此矣適叛苗起楚蜀撫以三省未定朝議推公按楚公至與總制  
張公合策擊破之已而龍許保吳黑苗二酋授首三省底定歲歷  
癸丑倭寇大舉連艘蔽海而至王直徐海爲之魁二雄相唇齒直  
尤多智善兵以小信爲夷主荼毒郡邑莫敢擾其鋒天子易置失

事諸臣詔懸萬金伯爵之賞以購直賊逼嘉興急公方按節卽慨  
慨臨戎所提卒不滿千人羸難償敵乃設毒酒餅若爲犒軍狀賊  
果掠食半斃我軍乘之斬獲無算餘遁柘林涉冬春新倭踵至地  
方大恐所調至狼兵五千人一戰小勝旋復失利賊益縱掠公乃  
大鼓作氣嚴威令懸賞格而自胄督水陸兵擊之賊驕我軍奮勇  
而前無不一當十遂敗之于石塘灣賊奔江王涇伏兵起殺傷甚  
眾保靖兵復擊其後大破之先後共擒斬一千九百八十有奇議  
者謂兵興來第一功捷聞詔候論功之日不次擢用是年九月擢  
公僉都御史公東西禦賊大戰于龕山清風嶺後梅諸處殲幾盡  
有一月三捷之語上出中旨擢公少司馬總制大江南北賊聞代  
必馳節姑孰遂分兵寇武林焚北關公從橋李逆賊於五黃橋時  
土帥違節制再戰再卻公復收散卒遊擊於望平湖三戰勝之公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八

亦手刃殺數人賊環攻益亟公僅以孤旅壁五里亭引弓貫矢突  
圍出時幾不免海遂長驅至烏鎮阮軍門輕舸保桐鄉賊圍亟公  
業已檄諸路兵爲聲援然各以狃皂林之敗惴惴不敢逼阮公自  
圍中頗急眾大譁他謗者相與飛語撼兩公公按兵不動日謀遣  
諜羈說海以遲戍兵之至亡何圍解議者帖然謂公計退兵賢於  
十萬師公計海部下惟陳東麻葉最勁兩人聲相倚今自各爲部  
利用間令諜者持金帛啗海弟洪令諭海解甲自贖洪謹啗會麻  
與東有他郟卽計擒麻而隸麻部曲者且甚東公又以計詐東東  
果與海交疑海乃使人詐東徐縛東以獻自是諸酋長洵洵內亂  
公曰亂可乘矣第戍兵且未卽至乃令海自擇便地餽沈家庄與  
居無何官兵四集進賊少卻復致死迎敵公曰鬪困獸者傷必多  
乃用火攻會風烈死焰與死溺者半海爭舟遁我軍斬級以獻所

部悉平捷聞詔進公右都御史其明年平王直且盤據薩摩洲嘗乘風飄忽公瞿然深計度非威力所能加且彼實有挾逞於我哉可因以爲餌也乃厚撫其妻子以來之先是鄞兩生蔣洲陳可願上書督府言能招直公奏遣之令諭直併傳各島直大喜既且疑洲曉諭百端久之稍稍感悟乃遣夷目多人隨洲入貢而直自治舟山之岑港時異議閼然直令其養子王激先入見公矢心無他乃願脩故約意屬觀望公揚帆盛軍容若爲進兵狀陰令嚴兵圍防奔逸且亦心悸公之威名而虎之失隅也乃以降請復要中國一貴官爲質有指揮夏正願往直乃自縛詣督府頓首言罪死公慰諭之令居獄俟命疏聞詔誅直死王激毛臣甚夏正磔之公爲招魂泣奠疏請贈蔭子賊率餘眾據舟山遞掠遞守既踰年賊援絕焚餘舟欲併力出海我軍乘勢焚巢賊夜奔柯梅官兵追及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九

俞山外洋沉其四舟擒賊首二人餘敗遁飄至江北悉殲焉公上狀詔進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蔭一子錦衣衛千戶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公檄李遂授計討之遂至勒兵不動賊困欲遁公遣副使劉景韶焚其舟賊救舟我軍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寇悉平明年倭寇福建宣德永福繼陷公檄戚繼光往援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馘一千六百級乘勝勦福清牛田大破之辛酉廣寇袁三等襲撫建廣信諸郡殺一副使一僉事公率師往平之斬賊首袁三李鐵拐等餘悉平公上狀及圖緯土著績成詔進秩少保廣東巨逆張璉擁眾數萬命下本兵馳檄趣援公檄戚叅將部烏兵六千從江西進別遣他將部兵二千竟趨虔贛應之賊聞浙兵至悉斂還巢凱旋江西寇復起詔公親征公至蘭溪舊疾大作七日始甦卽輿疾往將自安仁抵撫建賊聞大軍至

遂解公上經畧江西四事爲後查上九行公勲名日起忌者固曰  
攝之又所從晉秩並倚主眷不附權貴尊貴人益啣之而思中也  
會公疏乞休遂劾公詐疾負國等情致逮繫公疏辯上詔諭近  
臣胡宗憲自御史皆朕擢用原非嵩黨今五等未封何復加罪釋  
之公歸田一年讒者不已復誣劾逮京公疏辯上原之一日降手  
劄云胡宗憲爲朕殺賊之人卿等必欲殺之何也廷臣大駭屬公  
病未白而歿詔中外所奏事情一切免勘而憾者竟以他事籍其  
家寃戕獄中寫懷有寶劔埋冤獄忠魂繞白雲之句疾且篤作走  
狗歌自盟有報恩地下之意垂歿顧謂從者願寄言爲善視吾趙  
氏孤吾瞑矣蓋指公孫燈言也時十一月三日配夫人章氏先公  
七年歿夫人以女紅參戎政當方張之寇蓋公憂國事夫人亦憂  
公之憂其飲懣而死也卒以此垂死猶作揮戈狀奮呼殺倭賊者

###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十

三詳具茅憲副所爲墓表中舉子二人長桂奇以蔭授左府都事  
次松奇以蔭授錦衣衛千戶孫男五人男孫而曾十有三人今長  
孫燈中鄉式未仕次孫煊以國遭東事追念祖功加蔭指揮僉事  
世其官諸孫口產生者五人繼室王氏亦得比章夫人封後公三  
十二年歿公父樂山公大父松莊公俱封資政大夫母方氏大母  
方氏俱封夫人遲之三月俱獲封一品四世矣竟遭讒榮不上逮  
惜哉章夫人歿之年當公隆盛時蓋生榮死哀矣獨公身掉東南  
而賞不酬功身死讒口士論惜之公忠貞之節濟變之才汪洋之  
度所控轄半天下而所延攬亦盡四方之交雖多崇奉亦或嫂罵  
然赤心白意故士樂爲之用方公微時有受侮一二惡少者公終  
不以通顯故而致螫之人益多其闊度性復磊落不羈羽書稍暇  
看劍引盃醕醪若可數斗醉卽擊筑命左右和歌詞曰三軍努力

赤心報國此兩言發於天籟若出金石聲蓋愛君憂國之心寢食未嘗忘也一日自軍中凱旋置倭首數顆案前各爲飲一觥左右曰穢將不堪公曰吾爲萬靈飲血又何穢焉公自驄馬接浙致孤卿之罷官僅十年其福澤亦十年而止而其功德之洽人肌髓者猶之觀河洛思禹功又百世如一日也然則公之身家於官公之官家於浙公宦浙之業盡於平倭他可畧也謹狀其大都備賢士大夫采擇焉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士

公名...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士... 公名...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士... 公名... 忠敬堂彙錄... 行狀... 百士...

明光祿大夫少保胡襄懋公暨夫人章氏王氏合葬墓誌銘

許國

蓋天下財賦出東南今東南韜戈矢不羅倭患者幾十年則人人頌少保公功卒死讒口藁葬空山則又人人稱少保公冤公歿二十年朝廷追念往勲公孫煊上書白先人寃狀詔賜公祭葬如令甲公二子將□□卜葬南山之麓則命其孫孝廉持耿司空所爲狀徵銘於余余遜謂公之功自足不朽安籍予言孝廉之爲辭曰功言並立要有托以不朽夫不忍於先勞之朽者不肯孤也能以先勞不朽者先生也余悲其志而遂爲之銘按狀公諱宗憲號梅林其先世家山東濮陽縣從東晉元帝南渡鎮欽州因家焉徙龍川里傳三十四世生公公生之夕父樂山公夢曰尙書至室心獨喜知必大其門也則自微時業築室爲延師顧不喜訓詁時時竊

忠敬堂彙錄

墓誌

百三

視古傳記慨慕漢壽亭宋忠武爲人師弗喜也則以告樂山公立公於階下而泣責曰所艱難功苦以佐爾讀者謂何公跪受教始抑首就博士業年十七補邑諸生嘉靖甲午舉於鄉以戊戌成進士除益都縣令有異政當道交章薦公以母憂次父憂制終補餘姚令卓異首天下拜御史大夫明年公出按宣大二鎮閱歷邊塞因條安邊八議上允行之入夏策虜必從古北入犯畿輔上提備疏其年虜果大舉入犯如公言公檄總制蘇君守信地已而虜退出雲中公率叅遊伏兵截賊後斬首虜四十級奪回被擄男婦千人產蓄器械稱是上大悅錫金幣手書公名於屏蓋羹鼎未勒而姓字已注宸衷矣適楚叛苗蜀作孽三省撫勦失宜朝議推公按楚公至與總制蘇君合兵擊破之無何龍許保吳黑苗二酋投首楚蜀平屬倭寇大起巨賊徐海陳東麻葉輩聚眾數萬流毒千里



實王直爲禍本朝議復以公按劄賊勢日甚臺臣請立賞格以鼓  
敢勇詔下部議懸萬金通侯爵賞購王直而勅公監軍紀功公持  
空勅問部下卒不滿千人賊逼嘉興急計無何因買酒米毒其中  
令健兒十餘輩載往若爲犒軍狀賊掠食毒發死者五百餘人以  
嘉興難謀北還涉冬春浙倭踵至遠近大恐及狼兵五千至眾稍  
安戰小勝旋復失利賊益肆掠公威令嚴明而自胄督水陸兵擊  
之賊倚久勝易我師我師奮勇而前頗多擒斬賊奔王江涇伏兵  
起殺傷甚眾保靖兵復遠擊其後遂大破之先後擒斬一千九百  
八十有奇溺死者無算餘賊奔還柘林議者謂兵興來第一功捷  
聞詔候論功之日不次擢用是年九月擢公僉都御史公東西禦  
賊大戰於龕山清風嶺後柘諸處悉殄之月凡三捷上特出中旨  
擢公爲兵部左侍郎總制大江南北賊聞代節將他馳遂襲杭公

忠敬堂彙錄

墓誌

百十三

乃募鄉兵千人伏林匿爲聲援而自屯禦北關賊從五里亭遮我  
師所從諸將並便地散戰敗去公獨留引數卒引弓貫矢外矜突  
圍出時幾不免悔長驅至烏鎮阮軍門走柘鄉自保賊圍急阮且  
巨暮望援公熟籌謂非可力爭第曲計餌賊遲戍兵之至久之海  
亦聽招撫罷圍去顧其黨所部陳東麻葉最强公以計縛葉及東  
復因東以縛海自是諸首洵洵公曰兵法乘危此其時己第戍兵  
未至令憒沈家庄與居有頃官兵四面集承保兵繼其後大呼而  
入會風烈公麾眾束干巨焚之死傷無算海爭舟遁溺死捷聞詔  
進公右都御史明年平王直直起賈豎以信義雄海上嘗乘風出  
投公度不能踰海加兵計惟厚撫其妻子以招致之先是鄞兩生  
蔣洲陳可願上書督府言能招直公奏遣往直初驚餌於海意猜  
者久之洲開諭百端始爲感動乃遣夷目隨洲入貢而自泊舟山

之岑港會異議起直乃令養子王淑先入見公矢無他直乃脩約  
如初中實持首鼠公陰督兵圍嚴甚直亦度無能出穀中乃要求  
開市與顯職遂降公狎爲奏請直仍要中國一貴官爲質有指揮  
夏正願往直乃自縛詣督府叩罪死公諭令居獄俟命疏聞詔誅  
直直死王淑毛臣礫夏正率餘眾據舟山公爲夏正疏請贈官蔭  
子督兵勦餘賊官兵追及俞山外洋擒二賊首餘遁江北追勦幾  
盡捷聞詔進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蔭一子錦衣衛千戶三十八  
年後犯江北公檄李遂按兵勿動賊因欲遁公遣人焚其舟賊救  
舟我軍攻之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平明年倭寇福慶益德諸郡繼  
陷公檄繼光往援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馘一千六百級乘勝  
勦福清牛田大破之辛酉廣寇袁三等襲撫廣諸郡公率師往平  
之斬馘袁三李鐵拐等餘悉平公上狀及團練土著績成詔進公

忠敬堂彙錄

墓誌

百十四

少保廣東巨逆張璉擁眾數萬命下馳檄趣援公檄戚叅將部烏  
兵四千從江西進別遣他將部兵千人趨虔贛應之賊聞浙兵至  
悉散遁凱旋江西寇復起詔公親征公至蘭溪舊疾大作凡七日  
少甦卽輿疾徑將自安仁抵撫建賊聞大軍至遂解公上經畧江  
西四事上嘉納焉公勲名大驟忌者已目攝之會權相相忤公不  
附權貴權貴人以非阿所好也思併中之會公疏乞休遂劾公詐  
疾負國等情致逮繫公疏辯上鑒論內外胡宗憲原非黨黨自御  
史皆朕擢用原議有五等之封今復加罪何以勸方來釋之公歸  
田而耽耽者必構陷公公再爲辯疏上深原之一日降手札諭近  
臣曰胡宗憲爲朕殺賊之人卿等必欲殺之何也廷臣大駭不知  
所出屬公病歿未白旋有詔停一切內外所論勘事憾者竟指他  
族事籍其家交遊莫爲援賴有郁令以官護其家不然帑且不保

寃哉公垂歿顧謂從者無他囑願寄言爲善視吾趙氏孤吾腹矣蓋指公孫燈也配夫人章氏先公七年歿夫人以壺政參戎政蓋公自誓死國夫人則懼以儒生臨敵或死於倭當其戰勝功賞榮華海至夫人固不以喜蓋亦有得於臨事而懼居寵思危之遺者矣吁亦賢矣哉公奸士之名滿天下一時英豪鱗集公廣爲羅而虛爲採所籍士力爲多舉世矜恩譽快報復公貴在日月之際蠱莩斲子方且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愧汗欲死者公悉付之烏有至德我者則一飯不忘也其開襟所向士益爭用命焉性放達揮擲千金當其獻俘奏凱金幣之賜幾累千公不以充筐篚也悉散諸故人及門下敢死士所營一制府一大司馬第田園第宅之盛猶遜於巨富人至聲色麴蘖之娛有弗受也羽書之暇引客浮觴酒酣擊筑命左右互歌相樂也已而歎噓泣下若荷國恩而莫報又

忠敬堂彙錄

墓誌

百十五

若穢賊有期願死於今上之前無憾者誠以危地難居世網偏人而樂爲知己者死耳嘗按公生平恬夷類晉東山者流至其籌軍旅沉深而出則謀夫宿將並遜其畫所建樹非常一時希遺特達之遭逢亦近代所未有其後不踰年卒中中山之篋罷歸再逮致斃何嚮者相慕用之誠後竟投桴於三至也況乎士不逢王烏能展布而愉快乎哉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公生正德壬申年歿今嘉靖乙丑享年五十有四章夫人生同壬申先公七年歿舉子二人長桂奇以蔭授左府都事次松奇以平倭功授錦衣衛千戶孫男五人男孫而曾十有三人今長孫燈舉孝廉未仕次孫煊以國遭東事追念祖勲加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世其官諸孫列庠生者五人繼室王氏亦獲比章夫人封後公三十二年歿兩公子恭承盛典將營墓於山南之麓拘時曰待吉而命孝廉君乞銘於余

余昔愛知於公又辱公父子再世之交遂披其實而誌之若此蓋  
公之宦績盡於平倭他可畧也銘曰鄆山龍從賢豪斯出桓桓少  
保威振殊俗山甫壯猷亞夫芳躅大憝旣殄良弓則藏讒人高張  
哲士無良雷伏而震日更而明有駒嗣淑載宣皇靈玄宮天啟於  
焉令居夫忠婦德榮施兩氏卜吉斯壤昌阜奔世

忠敬堂彙錄

墓誌

百十六

命命夫顯職顯榮顯顯兩氏卜吉斯壤昌阜奔世

命命夫顯職顯榮顯顯兩氏卜吉斯壤昌阜奔世

命命夫顯職顯榮顯顯兩氏卜吉斯壤昌阜奔世

命命夫顯職顯榮顯顯兩氏卜吉斯壤昌阜奔世

命命夫顯職顯榮顯顯兩氏卜吉斯壤昌阜奔世

胡襄懋公傳

陳宏謨

胡襄懋公諱宗憲字汝貞別號梅林績溪龍川人也公之初生也其父樂山公一夕夢白尚書入其室已而誕公知爲貴徵年十七補邑諸生嘉靖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除山東益都令多異政相繼丁內外艱去丙午補餘姚令卓異首天下戊申入爲湖廣道御史明年出按宣大覓武備廢弛卽條安邊八議娓娓數千言悉中機宜上俱納之公爲人惆儻不羈膽畧絕人有應變才尤諳兵事時俺答將寇畿輔公策其必從古北口入疏請隄備謂總督蘇祐宜急遣兵入衛未幾○騎一夕薄都城夜半出中旨徵外兵入援而令祐與公回守鎮城公至上谷又謂祐曰○見三鎮兵入衛必出雲中據險設伏邀其情歸可擊也卒如其策多所斬獲追遣人畜無筭事聞上已知公名旣而按楚值苗賊龍許保等煽亂久而未定佐總制張岳平之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浙東勢甚猖獗通缺巡按上遂簡用勅以監軍紀功先是日本兩使入貢自相讐殺當事昧於處置諸倭遂居下八諸山邊海亡命趨附日眾王直實爲之主而除海陳東麻葉光和尙爲之羽翼時時出沒海上至是乃大舉入寇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所過都邑殘破朝議懸萬金伯翁購置人莫能挫其鋒遂蔓延於淮揚蘇松嘉湖宣紹溫台間徐海則據柘林陳東則穴川沙寧麻葉光和尙則巢乍浦而直深居五島相爲聯絡三十四年三月東從海鹽先至杭欲逼省城軍門李天寵方被困海擁大眾將入甌子門以颶風漂還五島餘黨已陷慈谿遂犯嘉興時公按溫台聞道馳至而所提兵寡弱計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載以小船假冠服文牒投健兒賣若犒兵者遇賊卽遁賊掠飲食毒發暴死者七百餘人遂解圍去賊

忠敬堂彙錄

傳

百十七

眾至石塘灣總制張經遣瓦氏苗兵萬餘與賊爲賊所敗復擁眾南侵遠近震駭公至苗兵營鼓舞慰諭授以陣法五月朔大犒諸軍公先諸將披甲躍馬馳出北門引道邀留公憤恨切齒拔劍擊門誓曰吾志吞醜虜此行不滅賊誓不還矣遂逆賊於王江涇爲三疊陣多伏奇兵晡時角鳴伏起張左右翼水陸夾擊賊眾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餘賊宵遁追斬光和尙於秋母亭疊尸築京觀自海上用兵以來爲戰功第一時東在杭聞敗亦遁又追敗於鶯脰湖東窳改巢陶宅鎮當是時省會岌岌南臺連奏上震怒逮張經李天寵入京適公王江涇捷至遂超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九月遣兵備劉燾分布水陸夾勦柘林賊死過半乘勢勦陶宅鎮東懼乞降旋復夜遁適樂清有倭入內地將及紹興公旋師東渡錢塘乃大戰於龕山賊轉寇温州再焚燼於清風嶺公念自王

### 忠敬堂彙錄

傳

百六

江涇捷後賊雖屢挫而巨寇王直實爲東南禍本今居五島未可越海加兵先是侍郎趙文華來祀海神卽與密計必題奉明旨宣諭日本國王令禁各道入寇執送叛民則直進退失據招致爲易文華然之具奏奉旨宣諭公檄益波府學生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卽釋前冒禁入海朱尙禮胡節中於獄輔之洲等賣牒至日本直聞令養子毛列邀至五島洲奉計誘之直喜令洲與葉宗滿伴陳副使先覆軍門吾與蔣大人宣諭畢一同歸順可願偕洲以閏十一月至定海關直因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効功以窺我意三十五年正月朔復率倭兵助盧鏗搗舟山賊公輒奏聞並厚犒之且令回諭直早歸順洲感激因送夏正童華報徐海入犯公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已別倭自閩中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趨四明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憤

道孫弘軾告急公自率標兵渡江而東賊由上浦潛渡曹娥與官軍夾河而行公馬上持小旗語諸將曰使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公執旗東西交指果聚觀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偵知爲公遂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已而雷雨大至公冒雨立水田中督戰益急明日賊乘霧突走我軍四面奮擊追殺于山西嶺又敗之於蒲岐亭所殺三百餘人餘賊夜遁入海時陳東自陶宅鎮遁後知公在浙東復肆劫掠官軍屢戰不利上怒易督臣揚宜廷推侍郎王誥已奉勅南行適公龕山清風嶺後梅村三捷疏至上上出中旨止誥不必行即以宗憲陞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直浙軍務是時徐海麻葉自日本引大隅島主弟辛五郎併薩摩諸島倭夸連數百艘分道入寇海聞公爲總制必馳節姑孰兩浙空虛可以得志旣徧遣諸

忠敬堂彙錄

傳

百十九

倭以綴援兵遂搆東等欲襲臨安復分犯淮揚瓜儀是時江南北浙東西無地非賊首尾不相應援麾下兵僅三千阮鶚爲浙撫四月丙午公以河朔遊擊宗禮兵及容美二土兵合千餘付鶚與兵備劉燾先趨崇德遏賊檄海道孫弘軾叅將盧鏗典史吳成器援益紹自率標兵千餘出北關駐敵臺爲犄角勢令省城大開門勿登埤擊斗授鄉兵旗鼓分伏林莽以張其勢賊各以王江涇鶩脰湖之戰懼公又見各林旗幟終不敢犯省城晏然海遂由硤石出烏鎮阮鶚自崇德及於皂林躡而射之賊怒鼓譟而前鶚皇忿入桐鄉城參將宗禮裨將霍貫道力戰敗沒五月賊造大雲樓船攻圍甚急時公檄諸路兵未至他將堅壁狃於皂林之敗俱莫敢救報至公驚悼曰宗霍驍將河朔勁兵今已陷沒我軍氣奪若復與爭鋒如委肉虎口東南事去矣吾益闔智不與鬪力今惟用間用

餌以携其黨翦其翼披其腹心而後賊可圖也時所親謂曰公計誠善苟差跌如身家何公愀然指所佩刀而言曰狂奴肆毒慘禍已極願天祐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唯以此報天子耳左右皆爲流涕公乃捐萬金因向所送謀者夏正賈入賊營又爲列書付海海覽之失色遽曰老船主亦降乎蓋指直也正曰然因諭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且言總督親擁狼兵二十萬至矣海曰吾今三路齊進非一人所爲正曰陳東去秋已乞降有他約海聞甚驚疑是夜東探知海營有軍門使大駭急語麻葉遂與海相猜海亦因其猜竟爲降計退舍三十里爲信且許爲朝廷擊賊東就斥罵海海曰汝去秋何故陶宅鎖乞降今賣我耶東憤憤去復偕麻葉再攻桐鄉旋恐海圖其後亦解圍去鶚因得出方鶚之被圍也城岌岌垂破日夜望公救不至又瞻見謀數往來賊營疑公

忠敬堂彙錄

傳

百十

通賊因出危言欲聞於上而他誘者更爲飛語憾兩公幾不能終其謀會朝廷復遣趙文華督師南下兩爲解釋事始得白然是時海與東業已有郟公念海名雖內付中實難測而上海有賊萬餘欲與海合公急遣諜語海曰汝旣內附何不擊上海賊自効海卽引諸酋逆於朱涇斬首三十餘餘賊夜遁出海而公已先遣俞大猷伏飛艦於海上邀擊之溺且盡海聞益內怖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堅甲名劔輪公且遣其弟洪入質公悉納之又思東與麻葉兩人桀黠非海不可卒致乃遣諜語海曰軍門最恨陳東麻葉爲其殺宗霍諸將也汝能計擒以獻豈特保首領且擔世爵時海亦自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海未敢卽縛也公於是出麻葉囚中令許爲書購海於東其書不以遣東陰洩之海得書念勢不兩立乃出



重貨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因而縛之自是諸酋相繼互相齟  
屠海勢日孤而文華籌賁海益急海又計斬東黨數百級令洪來  
獻詣文華饗畫郭卽中以不得分功愆文華斷洪兩大指洪大悔  
痛哭公急取洪匿之使醫裝藥厚餽稟之逾二日海使人來探令  
洪詐病就府中冠服見之諸倭羅拜起索回書洪曰我適病酒口  
授吏人書之極言軍門誠心寬仁不可負公復假倭冠服厚賞遣  
還竟不知洪斷兩指也未幾海又約官軍殺海上諸倭於是海自  
以爲數有功於朝廷願率所部入欵期以八月二日海故先一日  
擁酋數百人陣平湖城外自率百餘人冒而入北面公及文華阮  
鶚巡撫趙孔昭四人稽首稱罪文華以先期且冒頗心悸公獨下  
堂摩其頂曰若昔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慎勿再爲孽厚犒遣之出  
城中人無不洒洒色變者是時海部下尙千餘人鷲猛難圖於是

忠敬堂彙錄

傳

百五

佯令海自擇便地居沈家庄別東西中引河爲塹因語海曰東  
葉黨終不一心何不以西庄與居而自居東庄海以爲然繼又令  
東爲書夜遣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勦汝輩矣東黨果疑夜伏羅  
卒瞰之適海令酋奉兩侍女獻幕府東黨大驚卽勒兵篡奪兩女  
過海所詬之遂持稍而鬪海中稍眾大亂明日官兵四合縱火焚  
之海沉河死餘賊蒐斬殆盡文華乃檣陳東麻葉辛五郎徐洪及  
徐海首北報命上大喜進公右都御史兼兩浙巡撫而遷阮鶚撫  
福建初毛劉及宗滿旣膺欽賞還報王直直邀夸僧德陽稱日本  
山口道欵定海關求貢吏送制府因無原給金牌勘合聞之於朝  
朝令以禮阻同三十六年冬直駕巨艦突進舟山滯港任泊以送  
蔣洲爲名公遣夏正覘狀而自提兵駐紹興密令工圖滯港形勢  
四山峭立海還其外入口僅容一舟更無他道心甚憂之正還報

直語甚倨必待奉明旨赦宥與以巡簡之職使得稽壓海上且乞開市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墜牢籠作俘囚也先是公嘗厚其母妻子欲以爲餌至是乃令其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宜早歸順以全母子復遣其中表方大忠偕夏正持書往直得書笑且罵曰喚兒何愚至此汝父在故鄉汝汝父歸闔門駢首戮矣大忠與正曉喻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淑宗滿偕大忠蒞洲至軍門約降公疏其狀於朝念淑乃直養子不還直必疑而生變仍遣夏正送之還將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呼淑入宿公入室卽大吐臥床褥淑聞公寤寤竊起翻案間紙見疏稿錄之復就榻晨起卽於榻前告行公復以好言慰遣陰檄文武將吏各踞要害防其奔逸又密遣謀餌諸酋購直直猶豫不知所出淑回出疏稿示因力勸降明年正月乃留夏正朱尙禮於營而自

### 忠敬堂彙錄

傳

百五

束身歸制府公疏請於朝又爲書達當事言上若不赦直宜秘勿洩蓋以餘賊尙聚蟠踞海島難以卒破將以直爲媒而致之也適監軍王本固疏先至二月本兵檄到遂下直於獄諸酋復叛朱尙禮先聞得脫乃移師宜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分番迭戰諸酋遂磔夏正焚其餘舟將弁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計得脫者不及十之一二餘賊復扼之於崇明三沙及揚之如臯淮之廟灣次第盡殲焉自是江南北倭患遂息乃臯直於市三十九年二月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王直旣死大慈已除念頻年徵調勞費辛已誓寧不復徵調兩浙單弱必得才將團練土兵方爲可久會叅將戚繼光被論解職辭制府公素奇其才謂曰朝廷縱不爾知吾固知爾也因留標下泊軍授以陣法使募處州義烏民團練號稱南兵者遂以勁名

天下公能知人又尊賢愛士不靳賞賜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得人死力所向克捷有功當是時公久在杭賊素憚之多趨於閩巡撫阮鶚疎於備禦所在陷沿上逮鶚以王詢代賊酋洪澤珍進逼福州詢告急公撤兵往援入閩遂安公知閩寇之禍在當事者惟務節省卒伍空虛究其本末具言於上本年五月遂以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且令諸巡撫悉聽節制相見儀節一如三邊是時兩浙烽火稍息有倡議休兵減餉者公屹不爲動未幾賊連筏大至公檄戚繼光率所練烏處兵備之以副使唐順之護軍四十年公親度錢塘督諸將引軍自桐巖馳至台前軍方炊繼光後至怒曰賊方薄城尙欲炊耶吾必滅此而後食遂鼓行而前諸軍蜂擁踵至賊果大敗及回軍前炊尙未熟也是役也搗舟山截折頭東西策應温台宜波前後數十戰不假徵調霆擊電掃浙直

忠敬堂彙錄

傳

百五

底定皆公訓練土兵之效也九月進秩少保會廣賊袁三李鉄拐等蔓延江右襲撫建廣信諸郡殺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鵬遂詔公兼制江西督兵往討而巨寇張璉嘗以妖術惑眾蕭晚等率眾歸之以其巢界廣閩南贛之間互相推諉自丁巳至己未無有攻之者大浦賊蕭雪峯程鄉賊林朝曦蘇東湖郭玉鏡復歸之眾至十餘萬其所居朱城二重僭擬王者桀驁過於直海然是時還邇憚公威名往往先聲所至聞風遠遁勢如摧枯拉朽故朝廷屢以征討命公公得是命乃簡戚繼光吳成器率烏處兵六千先行十一月自率標兵繼之於時參政譚綸在制奪情起叅軍事公至玉山前軍已俘林良李鉄拐宋宜來會命梟賊首招汪憲副使魂祭之而朝議以明年二月相機進勦三月公至粵東諸將既集四月南贛兩廣江右福建軍門皆會公復懸示賞格付譚綸綸與俞大

猷連破虎頭白猿數十寨因遣把總陳奇可持格單騎出陣前曉諭僞都督郭玉鏡即約官軍爲內應生擒逆璉來獻諸軍乘勝復擒蕭晚等賊首九十七名斬三千餘級招降二萬三千餘人漳泉肅清捷奏時嚴相已敗閣臣徐階以公爲嵩黨已設機阱獨寢公疏殿譚綸功然賊素畏浙兵浙兵一撤閩賊旋陷永寧寧德參將王夢麟知縣李堯卿死之時舊倭偕新倭營屯橫嶼東城福寧南掠連羅古田諸路全闔復震南臺言狀且請浙兵會勦上可其奏公不以前黜其功稍懈也卽遣戚繼光率所練精兵八千與戴冲霄先往擊橫嶼十月公興疾至崇安建寧山賊悉平方與提督游居敬議率大眾直抵興泉爲八閩久安計而刑科陸鳳儀劾公十大罪逮京師上曰胡宗憲原非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王直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肯爲國家任事者

### 忠敬堂彙錄

傳

百十四

宗憲閑住公旣得歸華亭陰使郡縣伺公動靜會嚴世蕃與羅龍文以謀叛論斬王汝正遂劾公侵匿龍文財產復逮錦衣公自疏辨上出手劄示外臣云胡宗憲爲朕殺賊之人爾等必欲殺之何也廷臣大駭四十四年十一月以病卒於獄獄中寫懷詩有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之句又作走狗歌以寓意旣卒詔中外所奏一切免勘而憾者竟以他事籍其家隆慶六年兵科劉伯燾訟其寃得復官予祭萬曆十七年其孫登舉於鄉叩閭得諭葬諡襄懋子桂奇復膺左府都事松奇錦衣衛副千戶已加廕次孫焯錦衣衛指揮僉事世其官

論曰公之功在東南瀕海之民至今猶尸祝之况當日乎夫邊疆大臣國之藩衛也昔李牧將而匈奴不敢入塞道濟死而我馬至於瓜步所謂自壞萬里長城也當嚴相用事時文華兩來視師公

雖外與周旋然觀其商度機宜要期共濟國事此正公之能權善於用嵩而非倚嵩以爲用也不然將相不和自古未有能立功聞外者矧公招誘且海迹涉嫌疑萬一朝臣從中阻撓身且不保卽才如韓彭末由施其技矣而譏者猶狺狺不已語曰知臣莫若君世宗當人言三至終無一語罪公諒矣乃卒舍寃入獄未竟其用而死惜哉

忠敬堂彙錄

傳

百五

忠敬堂彙錄宏遠部小目

明績溪胡煜原本

族孫渭仁率子宏松等校刊

宏簡錄

籌海圖編一書規模宏遠先儒所謂戰功在一時防海在百世者也舊錄簡原序兩篇以提其綱因以次附公之著述而各錄存其序一篇龍川胡氏書目略備於此有世寶錄有續世寶錄大抵集先世著述而訂正之又有三巡奏議督府奏議海上奏議皆公按宣大按楚按浙及開府時備倭之作末又殿以絲綸錄三朝昭忠錄五忠堂實錄則公子松奇所手編者今皆不可得矣幸籌海一編錄入 國朝四庫全書其序可據以訂補而陳明經新撰五忠堂實錄序應以類補附於其後錄宏簡邑人

胡嗣運識

忠敬堂彙錄

宏簡錄

百三十一

分目

籌海圖編原序

茅坤

籌海圖編續序

胡思仲

世寶錄序

殷正茂

續世寶錄序

鮑象賢

三巡奏議序

凌雲翼

督府奏議序

趙大河

海上奏議序

田汝成

恩綸錄後序

邵芳

三朝昭忠錄後序

鄭伯魯

五忠堂實錄序

張佳允

五忠堂實錄後序 據碩圃文稿補

陳宏謨

按龍川胡氏故有五忠堂而忠敬堂者乃五忠之一也陳氏作序時蓋猶得觀全帙而其書卷帙之浩繁可想而知自遭粵寇之亂楹書遂微故錄序以存梗概惟海上奏議縣志藝文類既失載而趙吉士府志有之則知此書本自單行以別於三巡奏議督撫奏議者也嗣運又識

忠敬堂叢錄

宏備錄

百七

此三巡奏議督撫奏議也嗣運又識

宏備錄

百七

此三巡奏議督撫奏議也嗣運又識

宏備錄

國家諸夷徼東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睹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起枹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從事而海則闕廣浙直登萊之間縮波而州者南北萬餘里諸島旣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或貢或絕或內犯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而中國所以兵燠而守者亦微淺矣及入我朝始遣信國經略其間然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寔然不覩兵革墮者二三狂孽僉懷內亂往往遠近不支明天子如下詔徵材官騎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覆師小者陷陣遂巡狼狽所嚮無尺寸之功何者將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小大數十百戰稍得芟刈羣寇遂填

忠敬堂彙錄

籌海編序

百五十六

東南予間視公所當蓋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一失蓋錄公結髮入仕勤習戎事又宦遊吾浙也久一切彼己之扼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君伯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彼己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入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卽劃然曰兵興來十餘年於茲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猶今日已乎於是幣聘君過幕府哀次其事君遂首括諸道之縮海而州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內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署文字器什戰閉之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之爲事略然諸道之山川異形其所勤習戰陣異宜也於是分列廣東福建



浙江直隸登萊又各自爲圖而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按月日而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谘其情而後可乘謀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寇踪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謂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之戰歿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死所爲共厲也於是次之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糗糧行伍之間非共士大夫講且肄之不可以明法而有功於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閔然嘆曰君之諠亦博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衣之俠自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其一言之係乎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君抑自知猶多繁複龐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共爲異同似未可席之施行者顧君方銳於聚矢石以捍國家其旁搜幽討固宜如此奏旣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編且嘗手之咲謂予曰予爲

忠敬堂彙錄

籌海編序

百三十九

是編也卽醫家所纂古方書是也神農之嘗百草與方外之牛溲馬溺吾並籍之以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又何暇乎其他哉君少多節氣欲以功名自喜及不遇適國家多外難卒吐胸中所奇崛如是然其體裁多出自邵君芳邵丹陽人深沉惆儻有大略君能下之遂相與訂畫而成其書嗟乎若君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者乎

籌海圖編敘

胡思伸

當世廟朝倭寇猖獗東南半壁幾無益土先少保襄懋公節制七省運籌握勝輯勦兼施海內靜謐厥功偉矣而一念體國之忠未雨求桑夙夜孳孳必鞏國家千萬禩而後卽安乃總搜羣策著籌海圖編共十三卷凡輿港礁洋之形火攻水戰之具訓練儲積之略遣間用奇之秘一披閱而胸中靡不瞭然無異於聚米指掌真安攘要緊而借箸者之司南也噫是編也少保公不惟德及一方功施一省而德與功且垂垂於後世矣憶乙未歲伸釋褐南宮謁耿公楚侗語及少保公勲猷嘆美不置又謂伸天下士有大智勇而後爲真豪傑有真豪傑自有大作用胡公柏泉浙藩司也會江右寇起羽書告急朝廷擢柏泉公爲開府辭少保公公曰今日之役將受任而後討賊乎曰然曰聲援之事當應若桴鼓豈可緩乎

忠敬堂彙錄

籌海敘

百三

宜急擊勿失曰兵將未集其何能急正此躊躇公曰行乎備之矣卽以素練精步授之先聲所播風鶴皆師賊鋒頓挫旋卽殄滅江右賴以靖安柏泉公名位由此益駿駸起余蓋得之柏泉公猶子所稱述者夫咨之以謀智也授之以兵勇也而且智不居其名勇不矜其功蓋總根於公忠爲國之精誠故發策決機往無不合非真豪傑大作用而何耿公之言如此卽吾邑葛萬說孝廉晤焦漪圃公語及斯舉輒津津嘆慕亦若出一口噫昔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嘗言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不爲哉伸讀史至此服膺其言觀少保公知大臣心事古今一若合轍是以楚侗公之言數十年往來於胸而未嘗敢忘也少保公會孫維極以是編原板煨于隣焰不忍泯先澤獨捐金重梓亦忠孝之

思所激也伸樂觀其成乃遠少保公之軼行以彰於世俾後世覽  
是編者不惟法少保公之陳畫以專聞制勝尤當師少保公之澗  
達宏度胸無城府爲築勲樹業之本焉天啟甲子仲春月賜進士  
中憲大夫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金等關兼理海防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思伸謹序

忠敬堂彙錄

每海敘

百五

五忠堂實錄後序

陳宏謨

甲辰仲夏余得明故總督兵部尚書少保胡襄愨公家藏五忠堂實錄反覆卒業未嘗不嘆公之爲功於東南甚鉅以世宗知遇之深委任之重惜乎未竟其用而卒中於讒以死爲可悲也當公之按浙也正倭奴猖獗之時而王直徐海尤爲桀獍瀕海群縣蔓延荼毒已歷數載至是方欲進據臨安席捲嘉湖以窺江左東南之患蓋岌岌矣公初受任監軍紀功非有闔外元戎之寄獨以仁義所激奮不顧身親冒矢石因之一月三捷天子易置僨事諸臣相繼遂膺巡撫總督之命公之能事已見於天下然是時賊雖屢挫而大慙未除亂靡有定則東南永無息肩之期公深惟大計口勢陸梁禍本於直海而直深居五島與海內外勾連憑恃險阻一時難以力勝故於桐鄉之圍不急與角計不得不用間用餌以携其

忠敬堂彙錄

序

百三十一

黨而伐其謀幸而天誘其衷一試之海而海旋授首再試之直而直且就擒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也嗣是兼制南贛江右兩廣前後斬獲不下數萬人而保全七省生靈則不可以億計其用間用餌雖莫稽其出入之數而克殄元兇爲國家省用兵之費則又不啻萬萬也公之績亦偉矣謀亦奇矣昔元昊竊據西陲韓范殫力經營莫能制其死命中行說教匈奴侵漢賈生欲爲三表五餌以繫單于之頸伏中行說而笞其背亦徒爲大言耳視公之屢試輒效豈不難哉豈不難哉蓋由公抱不世之畧胸有成算自其初按宣大卽上安邊八議後殲群醜要不出其指歸而任事十年軍旅倥傯著有籌海圖編尤爲國家久遠無窮之計雖古名將蔑以加茲假令公不遭誣是時中外方攝公威正可倚爲萬里長城而乃功高不賞卒中於讒公再被逮而公死矣嗚乎冤哉然

公之無罪不惟世宗知之其孫訟之他如劉伯瓌朱鳳翔劉世延諸人前後交章且竝爲之請封請諡遂邀三朝錫命而東南士民謳思哭奠肖像崇祠至今尸祝不置足見直道在人古今一轍公之功勳決不可沒獨怪當時史臣紀載寥寥竊恐無以信今傳後故幸得覩公之實錄并取其篇章畧爲叅訂詮次以俟後之作史者

忠敬堂彙錄

序

頁五



忠敬堂彙錄序  
公之無罪不惟世宗知之其孫訟之他如劉伯瓌朱鳳翔劉世延諸人前後交章且竝爲之請封請諡遂邀三朝錫命而東南士民謳思哭奠肖像崇祠至今尸祝不置足見直道在人古今一轍公之功勳決不可沒獨怪當時史臣紀載寥寥竊恐無以信今傳後故幸得覩公之實錄并取其篇章畧爲叅訂詮次以俟後之作史者

忠敬堂彙錄明禋部小目

明績溪胡煜原本

族孫渭仁率子宏松等校刊

明禋錄

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於三者實具備焉浙江新安祠祀不絕宜矣此錄全載公崇祀鄉賢始末今又逸矣仍以諸祭文附於後而冠以郡城勒石文於首以類從也錄明禋邑人胡嗣運識

分目

郡城勒石文

茅坤

新安搢紳祭文

鮑象賢

幕客祭文

徐渭

徽州府祭文

董石

忠敬堂彙錄

明禋錄

百三十四

歙縣祭文

彭好古

績溪縣祭文

李右諫

呈請崇祀鄉賢文

佚

入祀鄉賢祠祭文

佚

代請以禮於世禮於野邑人胡嗣運識

神廟前未合文並天州以高祭文而於新而派以滌然博再文

於三春實日於新而派以滌然博再文

於三日及五日國故派文於樂大凡神廟玉鼎鞋大凡博派之文

更難識

明禋錄

明禋錄

明禋錄



嘉靖乙丑仲冬月新安縉紳先生許國鮑象賢游應乾等祭

文

嗟乎嗟乎公往年海上戰功東南之人類能言之天子亦既知之  
久矣今公之被逮而來也天子方待公以不死而公竟死乎自古  
倏儻瑰瑋之士負其飄忽魁岸之氣往往建非常之功而不免遺  
俗之累蓋公以此成功公亦以此得過無足怪者方島夷竊發海  
波驟揚東南之勢譬若風雨憑陵震電奄至而公徒以一旅之師  
提孤劍橫塞其衝當是時業已置其身於死生榮辱之外矣而今  
尙何說哉而今尙何說哉夫生而無樹不若有樹而死榮而無聞  
不若有聞而辱嗟嗟公乎亦既有樹且有聞矣曩海上所稱渠魁  
雄桀者非王直徐海哉公旣媒直以弋海復屠海以殉直從容設  
笑乎盃酒之間而嬰撫二酋於股掌之上建牙擁纛坐填東南使

忠敬堂彙錄

祭文

頁十六

虜自爲闔非公也而誰辦之此之爲烈宜以榮生而較者辱死而  
閻沕乎且夫慷慨立功之臣遭時不偶至於扼腕以死莫能自明  
者自古非一也公之心迹自矣卽死不猶愈於扼腕者哉假令以  
法吏之繩墨而約公則公誠不能然公所建立要自有大者宜爲  
不朽不爲丈標此公之夙志也嗟乎國等竊於公有傷焉昔公開  
府海上援枹而鼓之鋒鏑如林矢石如雨蓋公自視以必死而人  
亦爲公危之矣及至釋兵家居謂可幸無他然公卒不死於鋒鏑  
矢石之變而乃死於此命也夫命也夫而公之來也其私心固曰  
天子明聖幸乞一言而死死無所憾嗟乎公今亦何憾哉死而有  
以自明得保室家完好既賴主上之賜矣卽身膏斧鑕公且甘之  
况其以天年終乎國等蓋觀公生平每風塵時起則撫劍四顧耿  
耿乎寢食未嘗忘海上也今其精爽不散且舒爲長虹激爲颶



風掃攙槍而驅厲沴清海島以衛生靈不遽泯泯而已設奠都門  
引領東望山川雲霧之間猶若見公之戈戟旌麾驂駕靈輓以翔  
所爲公歛歔嗚咽而不能已者又非獨以交游之私桑梓之故也  
公其尚鑒而享之否耶

萬曆十九年辛卯三月徽州府知府董石推官畢三才等祭  
文

憶昔島奴揚帆海東揮戈張矢將士落魂狼苗莫禦血流都中世  
廟震恐幾戮元戎我公東巡奮不顧躬驍馬決策爰築封嗟彼  
雄黠東瀆西凌載投公斧四省屬盜五等懸賞島酋誓擒受命披  
肝備嘗艱辛以賊間賊縛犀若嬰島絕通寇東南謳吟勲高百代  
簡在帝心方擬賞延忌者競起公歸於田讒尤未已賴昔聖神鑒  
公終始眷命未艾竟終燕邸忠義含悲屢乞公祉天啟象賢蓋振  
忠敬堂彙錄

祭文

百二十七

厥美三朝褒嘉於今備禮遺憾當年良用慰矣石等忝隸風陶夙  
懷遺績爰守茲邦慶吊交集慶天子明崇勲夜室綸語溫溫溢於  
爵秩猛士承風應傾忠赤吊公弘度賫志以卒東瀾雖靖北烽未  
息公其尚存何虞戎狄願邀公靈禔天子赤  
知歛縣事舊治晚生彭好古祭文

於皇嘉靖聖王秉衡時當熙洽運際豐亨惟公挺生適逢其會麟  
趾鳳儀卓爾世瑞文林發軔繡斧載持剔歷楚浙大宛厥施東海  
揚波醜夷匪茹奮發義師鯨鯢頓靡握符開府汎掃剪除風濤島  
嶼函夏謐如大常紀勲蓋隆眷注晉秩宮僚允爲國柱元功未校  
萋菲遽興伏波蕙苒千古寒心天啟聖明昭宣公是諭命寵頒九  
泉生氣繫余桑梓維楚之邦昔沾遺澤中心是藏茲令斗城地居  
接壤惟嗣惟孫辱修世講覩茲盛典不任欣榮禊將靡效布此中

忱尚饗

知績溪縣事李右諫祭

障山峇崑龍川湧瀾靈秀攸鍾雄豪斯出清姿鶴舉奇才豹蔚志  
抱經綸才優黼黻巍第早登妙齡莫伍捧檄明廷救民東土凋儻  
襁期豁達風度兩任花封超遷柏府欽承簡命直指全浙正值倭  
夷俶擾吳越建奇設謀波平浪息開府握符乘旄仗鉞詎知蟻眾  
倏爾雲蒸戈矛躬執矢石親臨元克就戮餘孽悉平榮登八座寵  
列孤卿物極變生功成議起仰荷聖明賜還梓里扼腕未伸求疵  
不已扣闥而鳴遘疾以死輿論尤存公是弗餽遂使青蠅莫掩白  
璧貝錦潛消文犀謗息物議旣消天恩申卹忝余菲才尹茲名疆  
乃修燕詞以闡幽光有肴盈俎有酒盈觴惟冀冥冥來格洋洋

忠敬堂彙錄

祭文

百三十八

忠信堂彙錄新編

邑人胡嗣運補

龍川胡渭仁率子宏松等校刊

詩歌

公之開府海上也一日嘗大宴將吏於爛柯山酒酣樂作郵人沈明臣撰鏡歌十章中有云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公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卽命鐫於石未幾公遭讒死明臣又作孤憤走墓下哭洪大理序中微言及之而錄中仍不目蓋原帙不採詩歌也然當時幕中諸人明臣罷與徐文長埒今略錄徐詩以見一斑不亦鏡歌之嗣音乎至銅鼓歌亂前名作如林今祇搜得二篇錄之庶足與馬援諸葛亮爭烈云

江西篇

徐渭

忠敬堂彙錄

詩歌

百三十九

從少保視師福建

徐渭

胡令公鎮浙海寇遠遁

徐渭

寄朱某

徐渭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

徐渭

寄績溪簿鄺仲玉

徐渭

銅鼓歌一

伏 據嶺圖詩註存目

戎式

銅鼓歌二

陳宏謨

銅鼓歌三

周懋源

笙鶴樓一

據冷廬雜志補

鄔鶴徵

笙鶴樓二

戴熙

謁明少保襄嶽公墓

胡嗣運

介授忠敬堂彙錄成作斷句八首

胡紫珍

西江篇 少保公視師廣信遂入龍虎山祝聖壽予方侯於齊雲不至是日衝雪還歎寒甚懼於驢背而作此篇

徐渭

西江一戰捷書開轉向名山祝聖君  
鏡吹乍飛縈法曲旌旗漸上  
遶宮雲衝泥踏雪凭遙岫拂墀垂鞭到夕曛  
卻羨從行青幕士高崖應勒紀遊文

從少保公視師福建抵嚴宴眺吐高峰同茅大夫沈嘉則

徐渭

晉公雅望復英姿坐領樓船遠視師  
夜半自平淮蔡日秋深同上

華山時 昌黎侍裴晉公征淮蔡借游華題名軍營列岸江全遠  
騎火穿林席屢移卻說陪遊賓從美不妨帳底有風吹

胡令公鎮浙海寇遠遁者踰年至是有為風所迫者不得去

已分遣將吏指授方畧往擊之而公猶親出視師因以拊

忠敬堂彙錄

詩歌

百四十一

循郡邑旌蓋出郭門諸將告捷者紛至抵蕭山又至章疏

三再易而復上是日渭自家馳詣幕中秉燭燕語不勝欣

慶賦此奉呈

徐渭

偏將分馳日幾程高牙猶復事東征  
江雲隔岸來迎舸海雨隨風去洗兵  
奏草每從燈下換捷書又見馬前橫  
西還卽是朝天路雙佩行看拂玉京

佩行看拂玉京

寄朱君邦憲 兼報時督府胡公誘縛王直

徐渭

鴈去魚來復幾春托緘猶勝把清塵  
久居海畔知時事遠寄方書慰病身  
鄉里自應淹孺子將軍今已縛盧循  
臨風更得南鴻便報與家藏季布人

與家藏季布人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繫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謹和開

府胡公之韻奉呈

徐渭

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  
水自平不分番夷營別島願圖方畧至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  
布催書倚馬纓

寄鄺績溪仲玉兼弔少保胡公

徐渭

績溪縣亦神州赤聞君作簿無魚食誰能嚼肉過屠門瘦殺鸞栖  
一枝棘近來二哥自縣來覽君詩映羨君裁高情欲併崔松館別  
體尤工漢柏臺文成一線今將斷錢翁老死寒灰散十年半夜急  
傳燈西來衣鉢君應管莫言小釜烹鮮魚莫言牛刀割隻鷄真儒  
不揀啼兒抱主簿同安是阿誰去年別君天眞館我猶縛翅君飛  
遠只今縛解翅不長無由一奮來溪畔司馬功高舊主人君真父  
母匪邦隣墳頭松檟今何似匣裡弓刀暗卻塵由來壯士悲羅雀  
我亦因之感死魏今來已是十餘春金錢銀錢不一緡我復何辭

忠敬堂彙錄

詩歌

百四

公不嗔會須上塚拊愁雲一哭裂卻石麒麟下來與君談苦辛

銅鼓歌

爲少保襄  
懋胡公作

陳宏謨

昔聞胡公有銅鼓戎侯曾作銅鼓歌

戎旄德縣尹孟波鄞縣人諱  
武弘丙寅署績溪縣篆特往

祭之因  
作是歌

五言短章韻適古含毫學步強呼唔憶當世廟承平久海

氛不靖揚鯨波東南瀕海無盜宇武臣袖手將誰何天子側席

頻震怒師前失律煩譴訶我公繡衣巡兩浙儒將奮起揮天戈身

親大小經百戰一月三捷天顏和此鼓應從海外得援枹絕勝樹

靈鼉一鼓聲聞震百里三軍遠聽無差訛指揮進勦殲羣醜坐見

海國沉高舸鯨鯢授首築京觀纍纍尸疊如陵阿在昔宣王驅獫

狁岐陽講武勤蒐羅伐石作鼓銘大廟撰辭鐫功永不磨天生我

公媿方召氣凌海嶠壯山河尤爲國家計長久籌海一書手編摩

伏波聚米成山谷萬里形勢如掌螺功高不賞招嫉妬萑苻與謗

紛騰凌

徐階嶽言官李瑚產

青蠅解散雪見現貞邪剖判終殊科

隆慶五年

公子佳奇訟究及兵科劉伯爽疏請復官爵并賜諭祭

三朝優表昭究鬱五忠實錄詞

不頗

恩綸稠疊藏金匱世襲榮封鳴玉珂

萬曆十七年分孫燈復叩闕再賜祭葬得

指揮千戶

至令鼓重如郟鼎觀者驚託為摩挲德包席裏猶恐

疑有鬼神常護呵如斯至寶不易得和弓徑矢奚能過闔闔振

旅思良佐當年奏凱功何多

其二

銅鼓為公總制七省時征倭寇所得至今子孫世守之乙巳春獲觀于登原胡氏家廟

周懋源

君不見文淵親征徵側功鑄銅為柱高插空又不見武侯五月渡

瀘水蠻洞箐深鼓聲成古人海上論奇勳治銅為器前所聞梅林

少保方秉鉞屏障東南鎮甌越胸中全貯渤澥形島嶼縱橫如一

髮閒謀奇策窮鬼神倭島鯨鯢皆失窟先謀後戰部署定若解錦

忠敬堂彙錄

詩歌

百四三

條飛俊鵲海螺吹徹霜月高蝴蝶長蛇漫沖突龔山舟山指揮靜

徐海王直逡巡歿獲茲銅鼓助軍威精氣熊熊動參伐四鼉蟠結

填波臣怪蛟妖鼉掃以率百年父母猶謳思清夜扁舟拾海月騎

箕一去遺器存景鐘鏗鏗音未歇土花蝕翠臙脂紅條侯之戈魏

公笏前年浙江走盧循小艸山中徒咄咄雷門布鼓且不鳴嗚呼

銅鼓兮終蕪沒

笙鶴樓

鄧鶴樓

杭州吳山城隍廟後清素房笙鶴樓俯瞰西湖境絕超曠

明胡宗憲會於此籌議海防樓額為董香光所題落成之

日胡命酒讌賞海內文士與會者十七人各賦七言一章

後燬於火志乘失載馬秋藥大常履泰獨悉其事因書額

以復舊道光乙未昭文蔣寶鼐繪為圖一時詞人賦詩紀

之事詳冷廬雜志

樓臺傳勝蹟。笙鶴想遺音。世事有興廢。青山無古今。尚餘秋藥叟。能話老梅林。舊地喜重築。迢迢異代心。

其一

戴熙

笙鶴消遙賦。蓬游太常蝶。去更難留神。仙縹緲。尋常事我欲。榜書籌海樓。

謁明少保襄懋公墓

胡嗣運

南倭北虜患交侵。保障於今見典型。不是于胡雙少保。大明終作小朝廷。

王江涇畔草青青。一戰殲倭頌德馨。不許侍郎同督察。前車早已鑑張經。

督察非人更內訌。楊宜阿附反無功。文華猛鷲渾如鳥。都在梅林

忠敬堂彙錄

百四十三

籠絡中

薦出文華烈。不光明廷輿論太猖狂。未知武穆封王日。嘉定諸臣孰主張。

練兵一路詔書開。烏處精良壓海氛。不減背鬼雄五百。岳家軍又戚家軍。

黃金海上起燕臺。搜盡東南命世才。武進歸安雙管下。不知多少捷書來。

不把匈奴禍本除。頻年爲寇日無虛。何人能餌中行說。一向羶庭下尺書。

挾倭求市餌。真貪撫局將終大。亂戢輦下巨公皆肉食。謾言遺禍到東南。

金陶有議信非迂。臺諫情愀漫上書。不識鄧支縣首日。甘陳矯詔

罪何如

伯爵高懸又萬金。欽依題奉有綸音。言官末路翻初案。通賊邀功青刻深。

誰聯平勃重交歡。將相調和自古難。可惜南朝岳少保。祇將戰艦贈同官。

祇爲鋤奸姑折節。也期滅賊示和衷。用嵩却不爲嵩用。襄懋文貞大畧同。

如何嚴黨吠狺狺。明詔猶溫墨尙新。不道言官王汝正。通倭偏枉禦倭人。

一樣恭勤結主知。羣邪議論又多歧。華亭尙有青詞癖。何必曉曉詆獻芝。

疇嚴海禁失朝驩。外地倭通內地奸。顯與勢家相指斥。十年前已

忠敬堂彙錄

百四十四

薄宋統

富貴雖汙恤我躬。大奸終殄詐無功。請將昭雪華亭語。移贈梅林論亦公。

罰嚴賞厚括蒼兵。羅木參差久立營。若效江陵先節省。士諱何待馬文英。

行間何嘗折一兵。無名軍實省非輕。如何虧帑盈庭吠。直到東征獄始明。

請託難行謗議橫。瞿家兇論少持平。十年血戰功同岳。贏得淮西逗撓名。

青沂勁旅赴淮陽。史傳參差錄未詳。幸有世宗明紀在。劉家庄繼沈家庄。

論功儀制視三邊。讒黨交訐主眷渥。復套獻倭同不賞。含冤何亦



似曾銑

解官護獄有宋先國士風高誦九邊小校桓桓堪媲美效忠何必讓施全

捍海功高獄尚疑如何一疏遽騎箕鄂王先有私書詎地下應嗟把臂遲

郡侯御史故同讐免勘溫綸竟截留帝欲手援臣下石外廷誰主此陰謀

安南一棄又朝鮮師救無功已七年不是當時東事棘明廷誰復錄公贊

旋陷金山復渡津兵書無策拯東鄰請金行間談何易未許庸才再如攀

清正行長禍本深干城無將比梅林漫將關白猜王直行間非人

忠敬堂彙錄

百十四五

又請金

持書徒借假將軍爲此私人緩樹勳窮海內兵供一擲辜將封貢議紛紛

間餌惟公乃入神石星何事襲前因如松如栢稱良將無計能招木下人

金山出入漫無疑麟玉先呈一已私辜負營前署遊擊冒功通賊沈家兜

應募聊同蔣與陳倭庭畫虎說和親天心欲顯梅林節金粟前身異後身

甯夏稱戈克未能降夷巴拜險先憑東師未捷西師老款局無成魏學魯

萬金伯爵議重申斯脛徒驚葉得新直至李梅頻用間殺降還欲

襲前人

編盡遺文費網羅。五忠全帙繼金佗。肅皇手詔分明在。故事何難  
祖岳珂

鎮薊誰占十六春。鴛鴦簇簇陣花新。北門鎖鑰推譚戚。原係平倭  
隊裏人

編提有議到均徭。甲首錢多倍正條。昨向龐公碑下過。始知創法  
出前朝

儀節森嚴鼓設銅。軍門餘烈紹韓雍。如何漫指征倭得。可見詩家  
失所宗

島夷雲擾奮天戈。十載經榮靜海波。到處居民爭報賽。年年尸祝  
爲平倭

分校忠敬堂彙錄成作斷句八首

胡榮璆

忠敬堂彙錄

百四十六

招忠小史仗文孫。蒼翠羣編備入門。不使金佗成絕學。開宗天語  
誦猶溫

督府森嚴海上開。東南豪俊走風雷。唐盧譚戚干城將。盡是當年  
夾袋才

龕山旣捷又舟山。徐海成擒直款關。不信乃公眞餌敵。部題猶散  
在人間

大姓通倭賊內訂。閩人操利妬成功。李湖謾語階周亮。旣陷朱純  
又構公

祇憑才力爭籌海。豈顧聲名避要津。將相不和殷鑒在。如何墮手  
縛盧循

行間欺人轉自欺。石星無術漫相師。朝鮮竄夏輸成算。始服先生  
用餌奇

朝呈白鹿夕青詞襄懋文貞卷遇帝底事除奸與盪寇勿相規仿  
勿相訾

休將龜草寓微詞鍊藥何人願主持咄咄華亭闕政本也曾分得  
肅皇芝

忠敬堂彙錄

百四十七



本館草堂粉面難禁何人願主持咄咄華亭闕政本也曾分得  
肅皇芝

